

追疾線索

Chasing Down Clues

疾病管制局首度結合醫學、推理、浪漫的結核病防治輕小說！
滿腔熱血的菜鳥防疫醫生，一上任就周旋在連串的感染事件中，
他能否用知識化解危機？並在錯綜複雜的謎團中，為暗戀的女孩找到解答？



防疫醫師簡介

疾病管制局2005年起招募第一批防疫醫師，迄今已有22名醫師加入，默默向病毒、細菌宣戰，捍衛國人健康，讓整個防疫團隊堅強及專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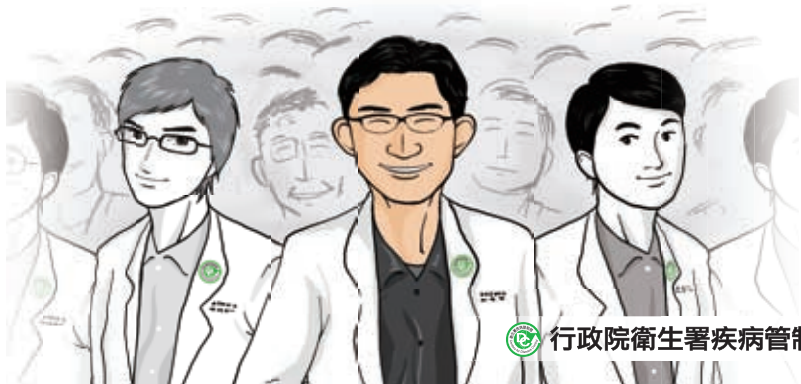
防疫醫師不僅協助監測國內外疫情，更要在流行疫情發生時，第一時間與地方衛生機關緊密配合，進行疫情調查，以降低疫病擴散。

「升官發財請走路，貪生怕死莫進來」是疾病管制局招募防疫醫師的精神口號，防疫醫師除需有醫學專業外，還需充滿對公共衛生及民衆之服務熱忱，不畏懼上山下海、忍受在大太陽下及嚴寒中進行疫情調查，善於與民衆及地方衛生機關溝通，日夜保持「隨傳隨到」的機動性。在最危險的地方挑戰傳染病，是防疫醫師工作的最佳寫照。

執筆者連加恩為疾病管制局防疫醫師之一，也是知名作家。結合醫學、推理及浪漫的小說劇情，讓充滿統計數字的防疫，藉著文字的親和力，讓讀者在閱讀小說同時，認識結核病及預防方法。

防疫醫師的心靈雞湯

- 我從此不開藥、不開刀，可是會繼續治病，治這塊土地的病、一群人的病。
- 每個困難的個案，都有屬於他的故事，他的理由。
- 如果你得的是高血壓、糖尿病，你就算吃一輩子的藥，也不會好，得了肺結核，好好按時吃藥六個月，大部分的人都有機會根治。
- So, forgive, give thanks and let your own journey go on !
- Plans are useless, but planning is invaluable.(Churchill)
- Knowing is not enough ; we must apply.Willing is not enough ; we must do. (Goethe)



追疾線索

追疾線索

Chasing Down Clues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編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出版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第一章

日落後的部落，顯得比白天更熱鬧，獵人的山歌、划酒拳、家庭卡拉OK的聲音，讓扛了一堆原文書，打算來山上衛生室值班，順便好好用功的Dr. Ray，顯得有點不安。

值班室本來應該要有木框和玻璃，卻什麼都沒有的窗子，飄進來濃濃的燒濕樹枝和木炭的煙燻味。

「不會吧？有人在這裡放火嗎？」揉揉雙眼，才準備起身的Ray，就被闖入值班室的兩個部落青年嚇了一跳。

Kuylon：「醫生，醫生，你不要一個人坐在哪裡發呆啦！過來跟我們喝點小米酒吧！我們今天還要烤飛鼠喔！」

Ray：「我在值班，哪有醫生值班喝酒的！」

Kuno：「以前來的醫生也都有喝啊！我們部落都很勇的啦！沒什麼人生病的！醫生，你不用一直穿那個白衣服啦！晚上在山上這樣很嚇人的。」

Ray：「沒有人生病？是真的嗎？原來以前來值班的都這

麼好做？」

酒量極差的Ray，興致勃勃地跟著兩個年輕人到衛生室隔壁的小吃店，只為了一睹傳說中的烤飛鼠，特別是據說很補的飛鼠腸子。起身前，Ray不忘幫自己補上一針超短效的胰島素。罹患第一型糖尿病的他，已經記不得從小是先學會拿筆，還是先學會拿針幫自己注射，多年的經驗告訴他，打完這針至少十五分鐘內要吃東西，才不會低血糖。

走入小吃店才發現，它不過是一個四、五坪大的空間，放了一台投幣式卡拉OK，和一座裝滿啤酒、小米酒的小冰箱，壓縮機傳來隆隆的機械聲，可以知道這冰箱和衛生室一樣，歷史久遠。屋子的中央，放了一個小炭爐，除了木炭之外，裡面還有幾根燒到只剩一半的木條，從外觀和漆的顏色依稀可以辨識，就是衛生室的木質窗框。

不會喝酒、喜歡聊天交朋友，但講話有時有點衝的Ray，只靠著開刀俐落、愛讀書和做研究，就可以在外科領域中，爬到醫學中心主治醫師的位子，是Ray目前人生中，最大的慶幸和肯定。不喝酒不是因為清高，是因為對酒精過敏。至於講話不夠圓融算不算是個毛病？Ray常常這樣安慰自己：至少我講的都是真話。

難得來到山上的Ray，決定今天晚上不讀書了，挺挺身，跟小吃店裡所有的人打招呼：「Hi！我是剛來支援衛生室的醫生，大家可以叫我Ray~！」

小小的房間，擠了八、九個大男人，沒有椅子，個個滿臉通紅，坐在地上，其中一個聽Ray這麼自我介紹，馬上指著電視機下面的投幣口說：「醫生，你要不要唱歌？投十塊錢在這裡就可以唱了。」

不但不會喝酒，歌聲更是慘不忍睹的Ray推說：「喔不用，我沒帶錢。」

酒興正高的部落青年們，馬上異口同聲說：「沒關係，我們請你唱，你要唱什麼？」

不想唱歌，又不忍掃大家的興，想想與其讓自己的破嗓門破壞正要建立的第一印象，不如把話題轉到飛鼠身上：「我先吃飛鼠好了，這樣烤黑黑的可以吃嗎？」Ray幫自己打胰島素的時候，萬萬沒有想到，這是小吃店裡唯一的食物。

Ray當初選擇外科，起因於自己性格裡的矛盾，他對人有興趣，喜歡接觸人，但是專心工作的時候，又怕被人打擾。外科的工作，剛好符合這雙方面的需求：平時門診和病房的巡診教學等活動，讓他可以和各式各樣的人打交道，等到開刀開到關鍵步驟，病人早已被麻醉醫師麻倒，不能講話，而有默契的同事們也會自動保持安靜，讓Ray可以專心地進行手術。

這次放下手術刀來到山上，也是想暫時離開人群，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規劃，沒有想到，反而遇到一大群熱情到讓他無法招架的部落朋友，可惜酒精和手術室用的麻藥不太一樣，大家越醉越Irish，光是小米酒可麻不倒他們。

「當然可以囉，這樣才好吃！可是你要先乾一瓶才能



吃。」喝紅眼的Nuno已經發號施令了起來。

「不行啦，萬一等一下有病人怎麼辦？我喝一杯就會昏倒的。」

「醫生，沒關係，晚上來衛生室的人，都是發酒瘋來亂的啦，有人要看病，就給他再來一杯就好了。」這句話倒是讓第一次來部落值班的Ray安了心，開始認真考慮要不要嚐嚐那條還帶毛、且烤焦的飛鼠腿，和流出綠色大便的生腸子。

才安心了兩分鐘，小吃店外傳來轟轟的車聲、機車聲，一群人把衛生室團團圍住大喊：「醫生、醫生，醫生到底在哪裡？這裡有人受傷了！」

Ray衝出小吃店一看，衛生室前小小的道路，被十來輛機車、一台卡車塞住，圍住衛生室的大約有二十人，都穿著同樣的T-Shirt，看起來像是一群大學生，其中一位迎著Ray跑過來，指著卡車說：「我是這些學生的指導老師，有一位學生剛剛在路上被落石擊中了。」

Ray：「趕快把他扶下車，帶進來我看看！」

把受傷的同學檢查了一番，還好只是淺層頭皮的撕裂傷，和一點四肢的擦傷，除了頭皮需要縫三針，其他的傷口只要塗藥就可以了，老實說，Ray有點失望，因為上山以前，還特別跟骨科的同事複習了一下石膏怎樣打比較漂亮的要領，看起來今天晚上這位病人用不著。

Ray注意到剛剛這位和學生穿一樣T-Shirt，分不出來是老師，還是大學生的美女老師，竟然可以很熟練的協助消毒、縫合傷口和包紮的過程，舉凡鋪消毒巾、遞器械等需要無菌概念的手法，都合乎專業的標準。Ray忍不住問她：「老師，請問您也是醫療人員嗎？」

這位老師回答：「我在泰緬邊境的醫院，當過蠻長一陣子的志工，我們在那裡常常需要協助醫師處理被地雷炸傷、需要截肢的病患。」

Ray：「真cool的工作。那現在怎麼跟這群大學生在這山



裡？」當久了醫師，聊天像是在問診的Ray繼續追問。

老師：「喔，我利用暑假指導學生作醫療人類學的研究，想要更了解原住民朋友生活。」

讓Ray眼睛為之一亮的，是「醫療人類學」這幾個字，在醫學院的時代，Ray最有興趣的兩門學問，除了微生物免疫學，另一個就是醫療人類學了。

回憶起課堂上老師所教的：「這門學問的起源，來自於對不同文化背景人類的行為、活動和思想，充滿永無止境的好奇。」Ray毫不掩飾他的好奇心，繼續探索下去：「老師您不說，我還以為您是這裡的人。」Ray故意這麼說，是想要套更多資訊，雖然他聽出來對方的口音不像原住民。

Ray對發音的講究，要來追朔到大學時代參加管絃樂社，社團的人稱他為「怪耳」，因為他可以用肉耳分辨音頻，精密到SHZ以內的誤差。每次團練的調音之時，首席小提琴的弓才上弦，他馬上可以說出：「444Hz，請再調低一點。」他最

傳奇的事蹟，是大二那年，和社團到北京醫科大學作交流演奏，對方才奏第一個音，他馬上說，單簧管音不準，讓整團人尷尬地晾在台上，不知如何是好。也可能因為這對音準的「龜毛」，讓他沒有辦法忍受和朋友一起去唱KTV，或是看電視歌唱比賽的節目。

中文字的發音，大致可以分為四聲，若遇到前後兩個字都是三聲，則第一個字要變更為二聲。台語則更複雜，聲調分法高達八聲，並且隨前後字的聲調不同需要變聲的規則更多。對老外來說，別說聽不出來差別，若要每個字都發正確，每一次遇到該變音時，都變更正確，簡直天方夜談，然而對一個以中文為母語的人來說，這發聲的正確率可以達到百分之一百，幾乎不會錯，一串句子中，只要有一個字的發音不對，都難逃Ray的耳朵。

矛盾的是，Ray的工作不需要聽力，而是眼力，這些年來，儘管他再嚴格地控制血糖，還是沒有辦法遏止視網膜病變惡化的速度，開刀的時候，他巴不得可以用自己的聽力去換視

力。

喜歡研究人、對語言學習有高度興趣的Ray來說，多年來用他的「怪耳」，已經練就到可以聽人講幾句話，就分辨出對方是那裡來的華人，不管是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的廣東裔、韓國的山東裔華僑、甚至美國的ABC，他通通一聽就知道。

眼前這位老師雖然中文可以講得流暢快速，文法正確且字彙高雅，在Ray銳利的耳裡聽來，總是怪怪的，可惜她的口音似乎不在他腦中的資料庫，就是聽不出來她是哪裡人，這讓Ray更想知道她是哪裡人？

「因為我的膚色和輪廓比較深對不對？」老師大方地笑了出來，並且撥弄了一下胸前的原住民琉璃項鍊。

她除了中文怪怪的，膚色是亞洲人少見的健康古銅色，Ray知道，台灣女生不喜歡人家說她膚色黑，不過他的耳朵告訴他，眼前的這位老師，不是台灣女生，所以故意說：

「對。」

老師只有簡短回答：「我不是原住民，我是外地人，和你一樣。」看來挖不出更多資訊，Ray只好作罷。

發現自己的回答太簡短，好像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意思，老師有點臉紅道：「對了，我叫做Jilly，醫師您呢？」

「啊，真失禮，請叫我Ray，多多指教。」兩人交換了姓名，化掉了剛剛有點弄僵的氣氛。在一旁的大學生看著老師和醫師聊了起來，天空開始飄起小雨，原本滿天星斗的夜晚也不見了，就各自騎著機車離去了。一旁小吃店裡的人，早已喝得東倒西歪，仲夏夜的部落，超乎預期地寒冷了起來。

「看來妳的學生把妳忘了，要不要我載妳回去？」Ray其實沒有多想什麼，只覺得自己有責任保護這位既美麗又神祕，但不會高不可攀；有迷人的微笑，同時帶點憂鬱；外貌弱不禁風，內在卻有一股令人敬畏的堅強力道的女性。

「好啊，不過你不是在這裡值班嗎？我們可是住在山腳

下。」Lilly回答得很爽快，也有點挑戰這位負責的大醫師的味道。

「沒問題，我又不是在守急診，病人來他們會打手機給我的。」Ray打從心底想要好好認識這位和他有交集，卻又很遙遠的人。

正準備發動車子離開的Ray，從後照鏡看到一台野狼125，騎車的人把一個喝到爛醉的中年男子，重重的摔在衛生室門口的地上，只講了一句：「這裡有醫生嗎？他生病了。」，就匆匆的騎車走了。

「這人不就是阿彬嗎？阿彬來了，大家快逃！」從小吃店走出來，已經爛醉的幾個年輕人，見到躺在地上的人，竟然像見到鬼似的大喊，原本醉到沒辦法走路的人，也都忽然清醒過來，紛紛跑走。

「阿彬？他是山上的名人嗎？」Ray好奇的問，一面打量這個骨瘦如柴的病人的外觀，一面評估生命徵象。

從病人發出的哀哼聲中，Ray隱約分辨出他試圖講話：「醫師，給我不如歸去的藥，不如歸去藥啦。」指著腳踝的病人，顯得很躁動。

「還可以表達要吃什麼藥，至少呼吸、心跳、意識沒有問題了，血壓也正常，『不如歸去』？想自殺嗎？」放下血壓計，Ray在口中喃喃自語，故意把自己診斷思路講出來，想要在Lilly面前，表現醫師處理病人的專業。

「不如(Buru)是太魯閣語痛風的意思，不如歸去的藥，就是部落語言的痛風藥！病人痛風發作了，需要我幫忙嗎？」Lilly在一旁補充，讓以為病人抱怨腳痛，是因為剛被人摔到地面受傷造成的Ray，覺得更加不好意思，特別是那句：「需要我幫忙嗎？」聽在Ray的耳裡，更不是滋味，好像專業技能被挑戰一般，即使Lilly是誠心的。

「好，那妳跟我一起把他抬進去衛生室吧！」Ray答應得有點勉強。



Lilly 和 Ray 一人一邊，把躺在地上的病人攙起來之時，錯估了重量，差點把病人從地上拋到空中。病人的體重之輕，讓兩人嚇了一跳。「啊，他該不會連四十公斤都沒有吧？」

光用痛風並不能解釋阿彬為何瘦成這個樣子，也無法說明為何部落其他的人都視之為瘟神？看來除了醫療，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該解決，Ray 偷偷的看了一眼身旁的醫療人類學家，心中還真的很慶幸有她在。

好不容易處理完阿彬的狀況，已經是半夜三點鐘了，在衛生室微弱的燈光下，Ray 在他的日記寫下：

不明原因體重減輕：惡性腫瘤？肺結核？

本日新知：1. 飛鼠的大便是墨綠色的。2. 不如歸去的藥就是痛風藥。

待查 Google 資訊：泰緬邊境／難民診所／醫療人類學

如果咳嗽超過
三週，就要立
即前往醫療院
所驗痰!





第一章

結束了在山上衛生室半休假、半服務的兩週之後，Ray回到醫院收假的第一件事情，是到多年來追蹤治療他視網膜病變的眼科醫師那裡報到。從眼科檢查室出來，Ray直接走到院長室遞辭呈，他決定投入公共衛生，報考疾病管制局的防疫醫師。

聽到Ray無預警的想要離職的同事Dr. Ken，一時間有點錯愕：「防疫醫師？那是在作什麼的？」

面對自己高中、大學同學，也同時是肝臟移植小組的夥伴，Ray很想回答：「其實我也不知道！」，但是又怕同事認為自己的決定只是一時的衝動，他決定用一個大家比較容易接收的版本來說明：「喔！簡單說，就是SARS如果再來，可以讓國家派來派去的醫生。」

Dr. Ken搖搖頭：「SARS又不見得每年來！」

Ray照著已經想好的腳本回答：「SARS來以前就要先備戰，就像我們國家雖然不是年年打仗，還是要每年徵兵募

兵，建立好國家的防線，等要開戰再去找兵就來不及了。」

Ken：「打仗，我們每天在醫院看病不就是在打仗？門診看一兩百個病人，一下巡房、一下開刀，還要教學和研究。幫了這麼多人的忙，不也是在捍衛國家？」

Ray 微笑一下，心想，既然去意已堅，實在沒必要說服別人支持自己的論點。不如用更極端的方式，讓他更快速的了解事情，他說：「對了，Ken，講到防疫醫師，是不開藥、不開刀的。」講到不開刀這件事，還真的有點心酸。他熱愛開刀，但是接受了幾次視網膜雷射手術、玻璃體切除手術、視網膜冷凍治療，終究沒能把他的右眼救回來，去山上放假之前，他發現手術時，已經沒有辦法定位手上的刀，他喪失立體視覺了。

「不開藥，不開刀，這算什麼醫師？」多年來已經習慣Ray會做出奇怪決定的Ken，難得用這麼直接的語氣，挑戰自己好朋友的選擇，因為他實在不希望Ray離開，身為整形外科的Ken，多年前選擇不去開美容診所，留在醫學中心，就是因

為Ray邀他加入肝臟移植團隊，執行整個手術中，決定成敗最重要的血管——肝動脈分支的接合術。如今這個多年來的老戰友，竟然棄刀而去，讓他完全無法接受。

「我從此不開藥、不開刀，可是會繼續治病，治這塊土地的病、一群人的病。」Ray把預想的腳本中，自認比較遜的句子搬出來用，刻意選擇不告訴Ken右眼的情況，是希望Ken不要以為他走這條路，是因為生病情非得已，而投以同情。畢竟大二修「公共衛生」這門課時，的確曾被老教授那番「認識文化、擁抱鄉土、關懷人群」語重心長的話感動過，只不過一頭栽入外科之後，一直和這類的工作無緣罷了。

Ken繼續搖頭：「治療土地的病？你這聽起來有點像競選口號。所以你是打算去當官囉？」

「國父那句：『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你沒聽過嗎？當年高三一起唸三民主義，虧你還表演過整章背下來給我們看？我是真的想要幫國家做點事啦！」Ray刻意提醒Ken，大



而門廳的左邊，有許多和那串標語不太搭調的東西：可愛的卡通圖形、海報，和遊樂場才會有的大型玩偶，那是開放給民眾，特別是學生團體參觀的「疫Q遊教館」。

走進位於林森南路，疾病管制局總局的門廳，第一個映入眼簾的，是斗大的標語「防疫視同作戰、團結專精實幹」。

家是高中老同學這回事，想擋一擋對方激動的情緒。

不領情的Poco反應也很快：「拜託，三民主義課本裡面沒有這句啦！我看你真的頭殼壞掉了。算了，如果你離開肝臟移植小組的話，我也待不下去了，最近學長開的美容診所又來找我了，就這樣，我去賺我的大錢，你去作你的大事，偉大的【國父】先生！」

不想多談的Ray，決定用他一貫的方法——把決定權交給別人，延後需要面對衝突的時刻，很有技巧的終止了這段談話：「啊，今天的口試要遲到了，如果真的考上再說吧，考不上的話，我會繼續開刀。」



防疫視同作戰



團結專精實幹

還在東張西望的時候，門口的警衛馬上起身：「請問有什麼事嗎？」，被警衛嚴肅的表情和語氣嚇到，Ray有點口吃：「我：我：我是來參加防疫醫師面試的。」警衛：「那請您來這裡換證。」

Ray心中喃喃唸著：「還好有旁邊這些卡通圖緩和一下氣氛，要不然這裡還真像個作戰單位，警衛個個緊張兮兮、戒備森嚴的，奇怪，我長得哪裡不像善良老百姓？」

到達考場時，已經有許多應試者在那裡等候了。Ray原本輕佻的態度，忽然收斂了起來：「這，不就是SARS時，電視上每天轉播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嗎？」；熱愛

手術的外科醫師，不管身體有多累，不論幾天沒闔眼，只要上了手術檯，就會頓時清醒起來。Ray步入這個大廳之時，就是這種感覺，熱血沸騰、精神抖擻。

外科醫師中，Dr. Ray是自覺比較吃得開的那一型，除了刀法好、反應快、高大的身材給病人更多安全感之外，他最滿意自己的部份，大概是嘴巴甜。醫院裡的外科部，從實習醫師到教授級醫師，大家都喜歡和他一起開刀，抓住人人都喜歡被鼓勵的原理，每次一上刀，他總是不忘講一番好話：「Intern（實習醫師）大夫，你的手術鞋真漂亮！」；即使每個人穿的都一樣；「教授，這刀下得真是漂亮！」；即使那個老教授已經手抖到不行，因為白內障看不清楚，又堅持不接受治療；「刷手姊姊（護士），你們這間放的音樂真有氣質！」；就算那片CD已經在那間手術房五年，都沒有人換。整個外科部上上下下，沒有人覺得Ray是個油嘴滑舌的馬屁精，原因是：開刀的時候不斷講話，是Ray多年來和手術室同事們建立的默契，當發現他話變少的時候，刷手護士、麻醉護士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往手術視野裡好好地瞧，若看到RAY正進行的部分，是手術中比較艱難的關鍵，大家會主動屏氣凝神、一同保持肅靜；若手術情況沒有那麼緊繃，而他話變少，那就代表：「Dr. Ray又低血糖了！」，大家會開始七嘴八舌：「Doctor-Doctor！你今天打了針以後，有沒有吃早餐？」。自從幾年前，Ray在手術檯上因為低血糖昏倒，大家就決定再也不能讓這樣的事情發生。

經歷這幾年每天在刀房的聊天訓練，老實說，面對口試這關，Ray並不擔心講不出話來，他擔心的，倒是話太多，而講錯話。因此，早上臨出門前，還不忘提醒自己外科教授的告誡：「尊敬別人手上的刀」。Ray想，看考官是什麼背景，就從那個方向尊敬他、讚美他，投其所好就對了。

運氣不錯地，第一位考官劈頭就問Ray考前猜題抓到的：「你在自傳裡寫道，SARS的過程讓你感觸良多，那麼你為何不選擇感染科，而走了外科，既然走了外科，為什麼又回過頭來當防疫醫師？」

雖然不知道考官的來頭，Ray心想這個人，大概是感染科的，根據「尊敬對手的刀」的原則，那麼就針對他常用的刀：「抗生素」來做做文章好了。

清清喉嚨，Ray搬出在手術室天花亂墜功力：「經過這麼多年的行醫經驗，我認為，只有抗生素才是真正的藥，當病人身上有細菌，你用抗生素殺細菌，菌死光了，病人就好了；病人肚子裡有寄生蟲，你殺蟲，蟲子沒了，病人就好了」。

不理會考官們疑惑的表情，Ray繼續發表他的奇怪理論：「這和外科很像，病人長瘤子，把瘤子切乾淨，病人就痊癒；病人盲腸搞怪，把盲腸切掉，他就開始感謝你了。」

「抗生素是無形的刀，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更勝有形的手術刀，我本來想要走感染科的，因為天生喜歡用積極的手段去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但因怕資質不夠，所以才選擇了自己的第二志願，外科。」

考官們好像比較聽懂了，不過話匣子一開，Ray欲罷不能

地繼續說：「除了抗生素，其他的藥，像什麼降血壓、降血糖的藥都無法真正解決問題，你得了高血壓、糖尿病，憑良心說，醫生也醫不好你，只能調整控制，不斷要你定時來回診，叫你吃一輩子的藥，越吃越心酸。」

Ray順便把從小到大，當醫師的乖寶寶病人，努力學習各種新式針具操作方法，嚴格控制血糖，終究還是難逃視網膜病變，甚至弄到無法繼續開刀的委曲，一併抒發給考官們聽，雖然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血糖不調控，他根本沒有辦法活到現在。

那位發問的考官又點頭、又搖頭，寫下他的評語：「溝通說理能力強，適合對非醫療專業背景人士解說抽象醫學概念，然而對預防醫學有效且有用的信念若不堅定，則無法盡全力執行公共衛生的工作。」

在年資比自己多好幾倍的醫界大老面前講：「根據我行醫多年的經驗。」這種話，被多扣幾分實在是應該的，另外一

位考官，在還沒有聽完：「抗生素才是真正的藥」那段理論之前，就已經寫下評語：「實證醫學的精神，講求客觀的觀察分析和統計學上的證據，有時【多年的經驗】反而成為求真求知的阻礙。」口若懸河的臭蓋了半天，講越多扣越多分，不過Ray終究還是因為一個特殊的理由被錄取。

這次面試，上級有交代各位考官，本屆防疫醫師徵才標準，可以參考民國十三年黃埔軍校創校時，貼在校門，昭告天下熱血青年的對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升官發財請走別路」。Ray會錄取，是因為考官們注意到，履歷表裡，被Ray不經意放上去的一行字，【2003年參與國際空中救援組織，協助後送SARS病患。】

話說這段經歷，是因為當年疫情吃緊，一位疑似染煞的病患，需要後送回台，然而即使所投保的緊急空中救援組織破格徵求，非急診或麻醉專科醫師協助後送，還是沒有一位醫師願意登機，獨獨Dr. Ray自告奮勇、獨挑大樑。最後，他用具體事實證明沒有「貪生怕死」，加分折抵扣分，所以錄取為防疫

結核病自我檢測方式

七分篩檢法

咳嗽二週(2分)

咳嗽有痰(2分)

胸痛(1分)

沒有食慾(1分)

體重減輕(1分)

若有上述症狀合計達五分以
上者，請盡速就醫檢查。



醫師。
公布錄取榜單的那天，Ray偶然聽到自己被錄取的主要原因，在部落格裡寫下：後送那個SARS病人還不是為了打工賺點錢，誤會誤會。

第三章

來局裡報到的第一週，就是一連串的流行病學課程訓練。

來上課的老師，葉指揮官開宗明義的說：「就像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存在最重要任務，就是調查刑案，現在你們所參加的訓練：『衛生事件調查班』，就相當於我們國家傳染病FBI，負責調查各式危害大眾健康的特殊疫情。」

「所謂的三現主義，就是親自到現場（現地）、親自接觸實務（現物）、親自了解現實情況（現況）。」「因此，防疫醫師辦案，切忌矇著頭在冷氣房裡收e-mail，一定要到field（田野）去，才會真的進入狀況。」

葉指揮官滔滔不絕的講，Ray又暗自唸了起來：「那就不要再上這些課啦，放我們到現場看看，每天關在這個冷氣房，悶都要悶死了！」

才唸著唸著，手機傳來簡訊：「XX縣衛生局於6/16通報○○營區腹瀉群聚事件，6/14-6/16通報個案共計268名。」等不及指揮官結束他的課，Ray逕自舉手發言：「報告長官，國

軍發生集體腹瀉事件，疫情正迅速擴大中，我們現在需要緊急動員，若是生物恐怖攻擊，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葉指揮官臉一沉，心想：「我想不出我國政府和人民的行為，有哪裡得罪恐怖份子的地方？況且我也沒聽過被生化武器攻擊的人，是用拉肚子表現的。」Ray知道自己因為太想出任務，講得太聳動，所以趕快修正：「我的意思是說，也許它是一個食物中毒，但若是被有心人利用，變成媒體事件，我怕會打擊國軍士氣和形象。」

指揮官覺得這個Ray話有點多，看著自己還有幾十張Slide沒講完，就說：「好，那麼就派你去調查，事不宜遲，現在就出發！其他的同學，我們繼續下一張Slide。」

Ray拿出打從疾管局報到第一天，就放在辦公室的簡便手提袋。

看著那一只小小的提袋，勾起許多Ray的回憶，上次用到它，是出國國際緊急救援組織的任務，到非洲緊急後送一位因為叛軍政變圍城時，受傷的大使，為了突破叛軍重圍，政權岌岌可危的友邦政府，夠義氣的先派出坦克車，接者換駱駝，再換騎駝鳥協助他們衝過地雷區。至今，Ray仍然捨不得把手提袋上，來自撒哈拉沙漠的塵沙洗掉，因為，那是他一生中，覺得自己最像藍波的幾秒鐘。

沙漠的沙雖然可以繼續保留，袋子裡的配備卻要有所更換，Ray拿出手提袋裡的護照、美金、衛星電話、抗瘧藥、氣錠消毒片、手電筒、瑞士小刀、簡易型睡袋，還有縫在暗袋裡，逃命時要用的盤纏——金條，換上了採檢棒、手套、眼罩、口罩、乾洗手液、急救藥物、一疊問卷、數位攝影機、筆電、免洗內衣褲、印有Taiwan CDC的醫師服。

事隔多年，終於又遇到一次，可以醫療專長來報效國家的時候了，想到這裡，Ray熱血沸騰，他告訴自己：「希望這一次也一樣精采。」

等不及先到分局的備勤室安頓，Ray提著行李、拉著分局



同仁直奔地方衛生局，聽取簡報。同時踏入電梯的，竟然是多年不見的學弟，張醫師。

「學弟，你怎麼會在這裡？為什麼還提著這些盒子和水桶？」Ray有點驚訝。

「學長，太好了，原來是你來幫忙，我現在是那個有腹瀉群聚營區的警官，直到今天中午，個案已經暴增到100人了，整營的出操也都停擺了。這些水和食物是我從營區的水塔及餐廳收集來的，一下子這麼多人出事，我懷疑這裡面有問題，想要請衛生局幫我們化驗看看。」

Ray：「嗯學弟，你很機警，也很有公共衛生的概念，不過我還是建議，我們先坐下來聽聽看整個事情的經過，再來決定下一個動作。」

衛生局局長、食品科及疾管科人員都已經坐好在會議室，緊張的在討論因應的對策，看到張警官提著水、還有一個個便當盒進來，所有人馬上激動得站起來破口大罵：「不讓我們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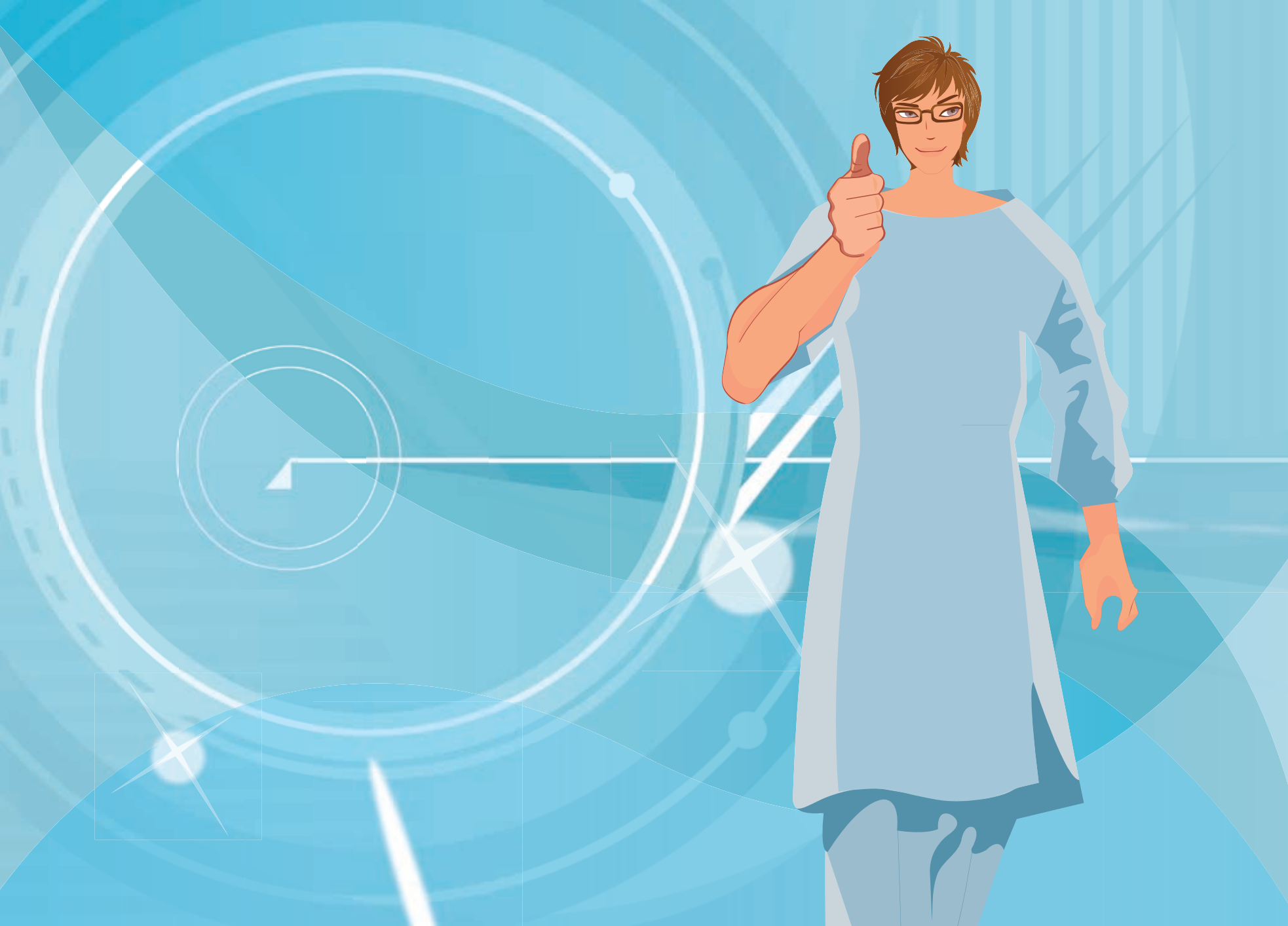
去營區，你們自己處理的下來嗎？到底想要怎樣？當作沒事瞞混過去嗎？」

說到這裡，食品科的馬科員聲淚俱下，早上就是她帶著局裡一群人，包括衛生稽查員、消毒人員，準備進去軍營，結果在門口被擋了下來。

馬科員：「你們不讓我查，若這件事情繼續擴大，遲早監察委員、議會跟檢調一定會找上我，到時候我被告瀆職，你們誰要負責？」

憨厚的張警官繼續提著他的湯桶，不敢放下，緩緩的說：「我們長官說，你們一次要進來這麼多人，怕會造成騷動，所以我主動提供這些廚房剩下的食物、湯，和水塔的水，來化驗看看。」

看著可憐的小學弟無端被一群人槓上，Ray了解到這個衝突的原因，只是因為不同單位處理事情，有各自的角度，因此開始幫學弟緩頰：「張警官，也許早上我們一大群人把你的長



官嚇到了，不過基本上，我們還是需要親自到現場，看看生病的弟兄們，補充許多資料，以了解事情的真相，例如個案發病的時間及其確切的症狀、流行曲線、食物是否由同一間餐廳供應？生病弟兄們平時有無接觸？他們在不同營區的分布情形？營區的用水管線、地下水源與化糞池的距離、甚至最近幾天的放假情形，都要列入調查對象，恐怕光化驗這桶水和食物是不夠的！」

Ray講了一大串，聽起來很專業，其實這些都是兩天前上課才剛聽到，拿出來現買現賣的內容。

Ray的這些問題，張醫官通通都答不出來，只好低下頭，看來學長講的話，不但沒幫他解除壓力，反而讓他在眼前這群人面前更加尷尬。

「這樣好了，學弟，你幫我告訴你們長官，就讓我一個人進營區，我只要找生病的人問一些問題，個案的隱私我絕對會保密！」第一天上班的Ray就想要當起英雄，他不知道許多事

情需要同事的協助。

張醫官面色凝重的打了一兩通電話後說：「好，請學長跟我一起上車。」Ray確認了手提袋裡的十來支肛門拭子採檢棒還在，就上了車，前往軍營。

大費周章的把四百多個發病的弟兄集中到大禮堂，又請弟兄們在司令台上搭了一個布簾，放了一張診療床及桌椅，供問診和採集肛門拭子用。Ray請張醫官協助在禮堂中填寫之前設計好的問卷，而自己則負責選擇病人上來司令台採檢。

當阿兵哥們一個個被帶到布幕後面，各個支支吾吾，沒有一人可以把自己的症狀描述清楚，當Ray開始進行肛門採檢時，一個渾身刺青的老大忍不住發飆了：「什麼？你憑什麼挖我的屁股？我不玩了，告訴你好了，我是裝的，這些人通通都是裝的啦！」大哥這話一出，所以人都羞愧的低下頭，原本已經預備要寬衣解帶接受採檢的弟兄，也不約而同地把褲子穿上。Ray脫下手套，從布廉後面衝出來：「好了，結案，結

案，大家可以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在衛生事件調查班的課程中，指揮官要求RAY就昨天的疫情調查作一個簡報。

「這是一群參加教育召集的後備軍人，真正拉肚子的只有三人，其他的人看到那三人可以不用出操，就相繼宣稱自己也拉肚子，到後來全營的人都用同一招想要躲避出操，結果四百人的腹瀉群聚，其實不過是個集體騙局。」

指揮官問：「你怎麼知道他們是裝病的？」

對於首次出任任務，就遇到烏龍事件，覺得很失望，但又愛面子的RAY，想把防疫過程講得精采一點，意圖讓待在冷氣房裡上課的同事們羨慕，所以回答指揮官：「我是根據以下幾點的觀察和分析，發現真相的。」

第一、當我跟他們接觸時，我感覺到的是敵意，而不是善意，這和平常看病人的時候的感覺不一樣。

第二、人真的生病的時候，是非常自我中心的，多半無暇管身旁的人，甚至會有插隊先看病的，但當我問到，誰要先來看時？大家互相禮讓的樣子，讓我開始覺得很奇怪。

第三、當有人在布幕內被詢問的時候，我發現很多人貼著布幕拼命偷聽，真正的生病的人不會這麼關心其他病人的病情啦。

第四、因為越看越覺得奇怪，所以後來進來的人，我都先從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三條開始講解：「散布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流行疫情消息，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我發現，我越講他們面色越凝重。

指揮官的冷冷的評道：「看來你還沒有忘記當臨床醫師時的醫病互動，讓我告訴你，即使你遇到真的病人，他們也不見得會給你，在醫院時病人對醫師的尊重，因為在公共衛生領域，民眾不會再把你當醫生看待了。這點請你切記！」



「你憑這點證據就判斷人家說謊，算是相當危險，或說你運氣好，不過我倒喜歡你祭出傳染病防治法這招，我們老百姓的確需要更認識公權力。」

那天 Ray 在自己的日記寫下這段話：

今日學習 by 葉指揮官：1. 「現地、現物、現況」，2. 臨床醫師和公衛醫師的不同。3. 認識公權力

小聲明：

本書內容，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必為巧合

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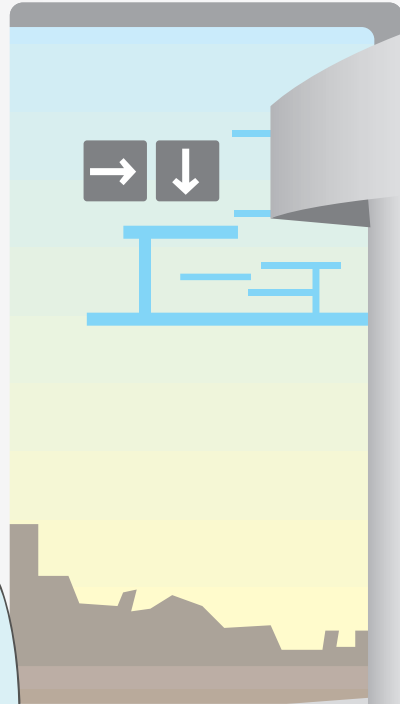
「Dr. Ray，這裡有一個從美國經台灣轉機過境，準備前往緬甸的一家人，一對夫妻和兩個小男孩，其中媽媽和兩個小男孩都發燒超過38度C，並且有上呼吸道症狀。」因為新流感的疫情，被調派來機場守檢疫站的Ray，才剛把手機拿來，要過安檢X光機，就接到同仁急切的來電。

「好的，麻煩您請旅客稍等一下，因為我還在一航廈，才剛剛換完證件，準備要進入管制區而已，我得搭接駁車才能到二航廈。」

「不行，Dr. Ray，請你儘速過來，那個媽媽情緒有點不穩，而且我們完全無法和他們溝通。」從身經百戰的檢疫同仁慌張的聲調中，Ray判斷這事情恐怕不太尋常。

「機場不是有翻譯人員嗎，先請他們過來協助。」想到自己不通緬甸話，即使馬上趕到，也是一樣無法溝通，只好請機場通知各國語言的專業人才也一起過來支援。

Ray匆匆趕到發燒篩檢站，看到兩個男孩緊緊依偎在一個



身材瘦小的中年女士身旁，而男孩的父親，則拄著柺杖站在候診椅旁，默默低頭看著手錶。這家人擁有亞洲人的外觀，輪廓和膚色都深，雙眼炯炯有神，即使生病了也是如此，到現場的RAY猛然一看到他們的時候，心中想到的是Lily：「對，也許她是緬甸人，我怎麼沒想到？還真像。」

持美國護照，卻很難用英文溝通的一家人，透過翻譯開始接受RAY的問診。RAY研判了臨床症狀和旅遊史，一家四口中，除了父親，另外三人成為新型流感的調查病例，需要後送、隔離和採檢。

在告知這家人需被隔離之時，RAY特別請翻譯慢慢的講，並且注意措詞遣字，生怕他們會受不了。出人意外的，他們都乖乖配合，沒有任何抗拒，特別的，是那位父親表情僵硬，沒有任何反應。而焦慮的媽媽，不斷的抱著兩個小男孩的頭親吻，工作人員見狀，趕緊上前勸阻：「不行，這樣會傳染疾病！」RAY揮揮手：「沒關係，反正他們三個都要一起隔離了。」來自美國的緬甸一家人，成為第一個在台灣過境時被隔離的旅客。

送走了旅客，因為茲事體大，病人才步出機場，美國在台辦事處、外交部、局裡長官們的詢問電話，就響個接不停，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發燒篩檢站，要RAY前往診視從疫區回來的旅客。

時間已經接近午夜，RAY仍不斷在機場裡穿梭，一面接著各單位的來電。在接駁車密閉的空間中，帶著口罩、披著醫師袍，面色凝重地講著電話，讓想搭接駁車的旅客一看到他，都紛紛跑到隔壁車廂，不敢靠近，生怕感染病毒。

好不容易結束了忙碌的一天，才剛踏進家門，手機就又響起來，這次是醫院的請援電話。原因是當病人離開航廈，機場專屬翻譯員無法繼續服務。到達醫院後，原本沉默寡言的爸爸，開始不斷詢問醫護人員許多問題，變得比媽媽還焦慮。以他奇怪的英文腔，還有簡易的單字、不良的文法拼湊出來的句子，醫院的工作人員幾乎無法聽懂，只好打電話向疾管局求

救。

「好，我馬上過來。」才剛從桃園回到台北的家，馬上又要往桃園的隔離醫院跑的RAY，老實說也不確定自己可以作什麼，只想既然和那位爸爸在機場見過面，即使話不通，出面一下也有緩和氣氛的效果。

果然，緬甸老爸的問題，RAY沒有一個聽得懂，最後，他總算用比手劃腳的方式，請他稍安勿躁，並答應第二天一定會找一個翻譯來幫忙，才說服了那一家人先在隔離醫院裡，先好好睡一覺。

好不容易，第二次回到家，已經過午夜了，RAY沒有向疲憊的身體妥協，堅持他每天寫日記的習慣：

事件紀錄簿：第一次隔離一整家過境旅客。

工作內容：溝通協調，醫院訪視。

具體貢獻：無

增加人生閱歷：★★★★★（診斷職業生涯第一例，全國第十例H1N1個案）

想了想，把具體貢獻的『無』字劃掉，改為：幫助緬甸攔截境外移入個案。

第二天一早，踏進辦公室，RAY就得和長官們回應許多媒體的詢問，除此之外，還要回答美國衛生部的關切電話。正在焦頭爛額之時，隔離醫院又傳來無法和病患溝通的訊息，讓RAY一個頭兩個大。

看著被隔離一家人疫情調查的資料：「緬甸裔美國人」，RAY又想起在山上遇到的Lilly老師，曾經在泰緬邊境當過義工，「她該不會也會講緬甸話吧？」

電話裡：「Lilly請問一下，妳會講緬甸話嗎？」

Lilly：「哈，你問對人了，當然會囉，有什麼事嗎？」

RAY：「太好了，我們有一個過境旅客，是緬甸人，現在



被隔離在醫院，需要你協助我翻譯。」

兩人匆匆趕到醫院，Ray毫不馬虎地協助Lily穿起隔離衣，沒有人知道，Lily只是來充當疾管局的翻譯志工。

透過翻譯，Ray對那位父親說：「你好我是Dr. Ray」

「你好，我叫做Mr. Yuan」那位老爸見到有人可以翻譯，拿出他的筆記本，翻開了他徹夜未眠，所寫下來密密麻麻的一頁問題，開始逐一對Ray發問。

「你們國家的媒體已經報導了我們的消息嗎？緬甸那邊的媒體會不會把我們全家報導出來？」

「當我從台灣離開，他們會讓我入境嗎？會不會把我再隔離起來，我們的假期原本有三週，現在只剩兩週了，如果在緬甸再隔離一次，假期就泡湯了。」

「另外，航空公司會不會因為這個疾病，而不讓我們上機？」

「還有，我們被送來隔離醫院的時候，行李都還留在機場，出院的時候，要怎樣提領？」

「回程時，我們還是會過境台灣，你們會不會把我們再攔下來一次？」

Ray從這一連串的問題，觀察出Mr. Yuan的焦慮，雖然他保持一貫的輕聲細語，不安還是表現在整個肢體上。Ray和Lily互使了眼色，隔著口罩，兩人很有默契地，用加倍的耐性，把問題一個個仔細回答。

好不容易，Mr. Yuan開始解除心防，開始說筆記本以外的事。

「我的父母死於緬甸的戰亂，當時我的母親抱著我逃難，不幸踩到地雷，她以自己的身軀保護我，因而被炸死，我則右腳被炸斷，當時我才兩歲。幾年前，我被以難民的身分送到美國，一直在中國餐館洗盤子。我的妻子是我五年前返鄉相親結識的，這些年來，她一直期待可以回到緬甸探望親友的這一

天，這也是我們生在美國的兩個孩子第一次搭飛機，第一次回家見爺爺、奶奶。」Mr. Yuan一面說，Lily流暢地翻譯著，Ray注意到，Lily眼眶濕潤，她似乎又問了一些問題，只見Mr. Yuan簡短的回答，這部份Lily並沒有翻譯給Ray聽，Ray也不好意思多問。

Ray大致可以裡解，這家人的行李為何比別人來得多、來得大件，在他們隔離期間，航空公司還得特別找空間安置他們的行李，可想而知，裡面大概都是給家人的禮物。

那位看似木訥的Yuan先生，其實非常關心自己的妻子，談到她，就說個沒完：「我太太很喜歡吃在你們醫院樓下賣的，土色，有點圓，有點方，又甜甜的東西。」

Ray不解：「又圓又方，土色的？有這種食物嗎？」

「就是這個東西！」不需隔離的Mr. Yuan透過監視器，指往病床裡太太的方向，她正捧著一個饅頭，黑糖口味的，吃得津津有味。



「嗯，東西好吃是我們的特色之一，可惜你們沒有機會到醫院外面的地方走走，例如夜市。」說到這裡，RAY發現自己其實也很久沒去夜市走走了。

Mr. Yuan：「我們覺得台灣很好，有機會的話，還要來這裡旅行，只是希望下次不是在醫院裡面。」

Ray：「謝謝你，對了，若是你之後有任何問題，可以直接打到我們疾管局的民眾諮詢服務中心專線，我們都稱它1922專線，這是一個免費的服務，我們24小時隨時有專人可以為您解決問題，即使從國外打進來也可以。」

經過幾天的隔離治療，大家如釋重負地送走了旅客全家，在高鐵上，LILLY開始清清的咳嗽了幾聲。

Ray：「LILLY，你該不會也被傳染了吧，要不要我們也幫你採檢隔離？」

LILLY：「不可能，我在山上服務的時候就已經有咳嗽

了！」

從進大學到現在，還沒有真的交過女朋友的Ray，每一次苦苦的單戀，都是敗在不敢勇於表達，想想自己也三十好幾了，對於身邊這個越來越有默契，不過也越來越神秘的Lily老師，Ray決定要勇敢一點。

「對了，這次謝謝你。」Ray本來想多說一點例如：「我很喜歡和你一起工作的感覺；我覺得我們很有默契。」之類的話，不過話才到喉嚨，就又吞了回去，因為總覺得這種句子實在很遜，腦子中快速修正後，講出了另一句話：「你的緬甸話講得真流利，是當志工的時候學的吗？」，其實Ray心中真正想問的版本是：「你是緬甸人嗎？」。

Lily又露出一貫的微笑，道：「你想學嗎？下次去泰國邊境邀你一起去。現在，我在跟村裡的長老學部落的語言，因為我和學生們用部落的網咖，在建構一個網路廣播站，做一些原住民文化的宣傳，下次你來山上的話，我又可以當你的翻譯了。」

Lily很有技巧的，引開了她到底是哪裡人的話題，不滿意這個答案的Ray，沒有選擇，只有回答：「好。一言為定。」

據說，世界上有兩種職業，需要通過多國語言聽、說、讀、寫的訓練，並且受訓的人員，被要求要革除所有腔調，讓人聽不出是外國人，一者是人類學家，二者是情報人員。

Ray的心底，從頭到尾都沒有想過第二個可能的原因是：首先，住在部落裡面，跟大學生混在一起，大概收集不到什麼情報。再說，情報人員大概不會這麼好心，願意充當後送隔離旅客當翻譯。況且，情報人員不會輕易讓人知道自己會的語言，因為容易暴露身分。最後，基於對她的好感，Ray情感上很難接受一切都是假的，包括幫Mr. Yuan翻譯時，所流下的眼淚是假的。

但是，聽到山裡的廣播站這件事，Ray的腦子裡閃過了，她可能是情報人員的正方論點：一、她自稱是大學教授，可是

外貌異常年輕，根據Ray的判斷，頂多三十歲，和身份有點不符。二、認識這麼久，她從來不提關於自己的事情，以正常人的社交互動，Lilyy可以說，到了故作神秘的地步，除非她有特別原因需要隱藏身分。三、她的緬甸話太流利，講起英文也沒有口音，而他的中文，若不是Ray的耳尖，大概沒人以為她是外國人，現在又發現她可以用原住民母語主持廣播節目，這樣的語言才能，似乎比人類學家多了一點。四、「網路、廣播站、部落」：這幾個關鍵字串起來，讓Ray想到小學時，上「保密防諜」這門課的老師有講過，匪諜的情報發報站，都是設在人煙稀少的地方，難道連那個大學服務社團，都只是個幌子？五、Lilyy是個美女，電影或小說裡面搞情報的，通常都很漂亮。

在Ray腦中的辯論會其實只花了五秒鐘，迅速總結之後發現，正方論點有五點，反方只有四點，雖然有幾點是亂湊的，可是眼前這個人真的疑點太多，Ray本能的，用眼角餘光，掃過Lilyy的兩側鼻翼和臉部輪廓，為了找曾經整形的痕跡。



Ray和整形外科是有淵源的，他和Ken一起當過一年的整型外科總醫師，由於兩人的表現搶眼、旗鼓相當，然而主治醫師的缺只有一個，感情深厚的兩人用擲銅板的方法，決定其中一人退出，使各自有各自的一片天。擲到反面的Ray，改走一般外科，最後一頭栽入肝臟移植的領域，但他始終保有整型外科的直覺。

果然，Ray銳利的眼睛，在Lily雙耳後的髮線裡面察覺到動過刀的痕跡，另外，他也注意到，Lily在說話時，右側臉頰有一塊皮膚的縐紋不太自然，似乎是被動地牽動的，再仔細一瞧，那一整片皮膚的毛孔密度和對側不同，並且有點太過整齊。

根據Ray專業的判斷，那塊皮膚，是貼上去的人工皮！真實的Lily很可能長得不是像眼前的這模樣。想到「變臉」這部電影，讓Ray開始冒冷汗，到底這是怎樣的一個人？難道這麼美麗的臉龐，只是為了這次任務選用的造型面具？所以，她真的是情報人員囉？

Ray又在寫部落格了：

事件紀錄簿：1. 過境旅客一家人解除隔離。2. 遇到疑似間諜

一個月後，Mr.Yuan進線1922，表示他和家人已經順利回到美國，希望表達在隔離期間，他們全家人對政府所提供的醫療和協助的感激。

防疫小知識：

1922民眾疫情通報及諮詢服務專線【國內任何縣市打1922，在國外打(886)800024582】，是疾管局為了提供及時的民眾諮詢資料、減少使用信件或傳真往返所耗費的時間，所建立的全年無休、24小時免費諮詢熱線。在新型流感H1N1的疫情中，曾有群聚事件，是一名警覺性高的學生，發現許多同學有類流感症狀，打到1922通報，才被察覺出來的。

第五章

Ray來局裡上班，轉眼也已經半年過去了，雖然這幾個月所做的事情，讓Ray獲得的成就感，不如當年幫病人換完肝，走出手術室，家屬群起集體膜拜在地的震撼，可是，漸漸的，Ray也習慣這種默默為大眾守護健康的生活，不在意有沒有當大英雄，而在部落格上面，標記當天具體貢獻獲成就感指數的作法，也停止了。

其實，真正讓Ray在意的，是距離上次看到Lily，已經三個月過去了，至今一直找不到機會和她見面，也完全沒有音訊，只知道她幾乎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山上。至於，她到底是什麼來歷？Ray實在不敢再想。

辦公室的電話響起，是地方衛生局蔡小姐來電：「Dr. Ray，我們在轉診單上看到您的名字，請問您認識XX鄉XX村叫做賴○彬的病人嗎？」

自認對人名的記憶力很差，但是對記所發生的故事很在行的Ray說：「我有印象，來疾管局之前，我曾經在那裡的衛生

結核病衛教大會



室上班，記得有一夜值班，把一個病人依疑似結核病的診斷，後送到大醫院檢查，應該是他沒錯。對了，他是不是很瘦？有什麼事嗎？」

蔡小姐：「對，就是他，電腦系統上看來，他被診斷的時候只有三十公斤。這個病人加入了我們的【都治】計畫！【短程直接觀察治療法】，結果還是沒乖乖服藥，現在藥物敏感性試驗報告出來，他得的是多重抗藥性結核，因為沒有辦法配合治療，我們需要把他強制就醫。」

Ray：「加入【都治】計畫的病患，不是有關懷員每天風雨無阻地執行：【送藥到手，服藥入口，吞了再走】，怎麼可能還有辦法不乖乖吃藥呢？」

承辦業務的蔡小姐：「加入計劃之後，他每天都和我們的關懷員在玩躲貓貓的遊戲，從海邊、到山上的工寮、馬路邊到處跑，有一次我們的關懷員到菜園去找他，發現他躲在山蘇底下。反正就是不肯服藥。」

Ray聽不出來自己在這件事情上面，有什麼著力點，心想也許對方對於執行強制就醫有什麼疑慮，所以就開始對她講起大道理：「也許你認為政府不該限制人民的自由，其實政府就像父母一樣，小孩做傻事傷害自己，又傷害其他的小孩之時，

防疫小知識：

DOTS「都治計畫」(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Course, DOTS)是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結核防治策略，建議每一位接受抗結核治療之個案均應實施，藉由訓練有素的觀察員執行「送藥到手、服藥入口、吃完再走」，關懷結核病個案服藥治療過程，確保每位病人規則服下每一顆藥，在漫長的治療過程中，幫助病人重拾健康，也減少一個感染源。我國自西元2006年大力推廣都治計畫至今，痰塗片陽性之結核病個案的都治覆蓋率已經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本週計畫

送藥到手

服藥入口

吞了再走

當爸媽的不可以放任不管。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傳染病人需配合檢查並接受治療，必要時可以強制或移送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這個病人在納入「多重抗藥性結核病醫療照護體系」之後，若是還無法配合，你們該做的事情就去做吧，不需要害怕，這些都有法律規範的，如果他再不好好吃藥，最後變成超級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的話，連你都有責任。」

衛生局人員發現Dr. Ray會錯意了，因為自己想要講的事情，遠比Ray想像的嚴重，吞吞口水後，她補充道：「是這樣的，這個阿彬因為有暴力的前科，街坊鄰舍對他本來就有許多意見，現在他被診斷為多重抗藥性肺結核，又被強制就醫，有人發起連署，要把他趕出村子。現在整個村子鬧哄哄的，地方衛生所請求衛生局去跟村民溝通，Dr. Ray，我們想既然這個病人是你診治的，你也在這部落的衛生室服務過，乾脆由你來跟村民開一個衛教大會，安定民心一下吧！」

回想起山裡寬闊的視野，稀疏的住家，和大馬路邊，坐在藤椅上看著日日落落，一整天除了對著小孩子微笑，沒特別事的老人家們，Ray怎麼樣也無法把這美麗的村子和「暴力前科」、「連署」、「鬧哄哄的村民」這些東西聯想在一起。

Ray：「連署趕出村子？這怎麼可能？我們處理個案的隱私都是保密到家，其他人怎麼可能知道他的病情呢？是作接觸者檢查的時候洩漏的嗎？」

蔡小姐：「不是，他平常跟人沒有什麼互動，所以被確認的時候，我們只有找了他平常一起喝酒的兩個朋友來檢查，而且也沒有告訴他們阿彬的病情。」

聽到接觸者檢查只有追到兩個人，讓Ray有點擔心，不過現在他沒時間去過問那部份了，繼續問道：「那麼村民怎麼知道的？連他被強制送醫都知道？」

蔡小姐：「是這樣的，上次當醫師要追蹤他的胸部X光時，因為他不斷抗拒不肯照，所以我們只好派人把他架去醫院，沒想到，在醫院放射科負責打掃的清潔工阿麗嫂，是該村的人，當醫師在提醒技術員要戴口罩之時，不小心讓她聽見

了，結果從她開始，現在全村都知道了。」

Ray：「不行，不論這人再怎麼壞，任何人也沒有權力剝奪別人居住的權利。更何況這個病只要按照規定按時服藥，一段時間之後，就不會傳染給別人，更重要的，它不是絕症，是一個可以治好的疾病。」忘記眼前正在和他講話的，是對結核病業務非常熟悉的承辦員，Ray逕自對她衛教了起來。

蔡小姐提醒Ray：「所以Dr.，你可以來幫我們和村民做溝通和衛教囉？」

Ray：「好，沒有問題，不過記得把村子裡有影響力的人，例如部落的長老、長輩們，還有村長等都找來。」

聽到Dr. Ray願意幫忙，讓衛生局的承辦員鬆了一口氣，她補充道：「他們本來就會來，因為這次主要發起抗議連署的，就是這些人。」

Ray：「所以是中老年人囉？」

蔡小姐：「沒錯，村子裡面除了老人家，就剩小孩子了，青壯年的人都在大都市工作。」

Ray：「如果是這樣的話，是不是用原住民的母語來溝通，效果會比較好？你們有人可以幫我翻譯嗎？」

蔡小姐搖搖頭：「辦公室哩，唯一一位可以翻譯的同事請產假去了，其他的人太年輕，也都不太會講了。」

翻譯、衛教，這兩件事情，讓Ray想到很可能正在同一個山區的李Y，還有她及學生們的文化廣播站。Ray依稀記得，Lily曾經跟他解釋過這個工作的內容，聽的當時只是禮貌性的點點頭，沒有太在意，沒想到，自己很可能需要他們的幫忙。這個文化廣播站，是由關心原鄉文化保存的大學生所組成的社團，所發起的計畫，參與學生是原住民和平地生各半。廣播站的宗旨，就是透過網路，宣傳原鄉的文化，把許多山地鄉的美，介紹給平地人，以及那些到都市工作許久，和家鄉語言文化脫節的原住民青年。

這群大學生，利用無數個寒暑假的日子，泡在山裡，平時除了騎著車在各村落穿梭，和老人家聊天、蒐集故事，拿著相機、攝影機，到處拍，剩餘的時間，都集中在工作站：一間他們幾乎包下來的網咖，從事編輯、錄音、資料上傳的工作。

去這間網咖的其他客人，都清楚知道這裡的特殊規矩：當這些學生在裡面討論的時候，網咖變成會議室，其他人得忍受吵雜的聲音，當他們開始錄音的時候，其他人又得鴉雀無聲，網咖瞬間變成錄音室。

雖然有這樣的不方便，這裡還是村裡上網的首選位址，因為目前全村只剩下這裡可以一次看到這麼多年輕人，村裡的人稱這裡為：大學生網咖，而那些大學生則稱它：總部。倒是沒有人記得那個爛爛的招牌上，老闆幫它取了什麼名字。

一踏進「大學生網咖」，就被裡面的擁擠和髒亂嚇到，登山背包、吉他、臭襪子和空便當盒把走道塞到只剩下一個人側身可以過的空間，牆壁上貼的，除了早已過時多年的線上遊戲的宣傳品，還有阿妹和動力火車的海報，上面有不少簽名，可是找了半天也看不出來哪個像是在寫「張惠妹」，Ray 研判應該是到此一遊的大學生們簽的。雖說這是間網咖，它還真像個大學生社團辦公室，特別是學校把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的倉庫改裝、隔間後，撥出來給弱勢社團使用的那種社辦。

簡單的介紹之後，馬上有學生發問：「所以 Dr. Ray，你的意思是說，要我們排一齣話劇，來告訴村民這病沒有這麼可怕？」

防疫小知識：

所謂的咳嗽禮節，包括以下幾個要素：1.咳嗽的時候，用衛生紙或是手帕遮住口鼻。2.有呼吸道症狀時，要戴口罩。3.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之後要洗手，並把接觸的衛生紙丟到垃圾桶。4.在公共場所和人保持適當距離，避免病毒隨飛沫飛散而傳播。



Ray：「應該這樣說，我們需要有警覺，但是不需要驚慌，雖然它是一個空氣傳染的疾病，但是細菌需要到達肺部底端，才可能造成感染，而且感染的人中，大部份不會發病。況且，大部分的狀況，病患只要按時吃藥兩週，加上有呼吸道症狀時，注意咳嗽禮節，就可以把傳染力降到接近零。實在不需要把病人視為瘟神一樣。」

另外一個同學，焦慮的舉手：「醫師，我們住在山裡這麼久，會不會也得肺結核啊？」

Ray趕緊澄清：「以台灣一年新診斷一萬五千多例結核病患來說，山地鄉的個案只有佔幾百個，可以說只是全國問題的一小部分，只是以山地鄉較少的人口來當分母，的確山上的發生率算起來，比平地高了些，但這並不代表你來到山上，就容易得肺結核，還是要看你接觸了哪些人。」

Ray看同學好像不太滿意這樣的答案，只好繼續補充：「這個病無論種族、社經地位、居住地為何，都有可能得到，

甚至近幾年我們也發生在學校、甚至醫院的群聚感染。重點是病人得了病而不知道，並且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傳染給別人。這也是為何，確認診斷之後，把病人的接觸者通通追蹤來作檢查，是如此的重要。因此，以山上的情形而言，如果你們平常密切接觸的人，被診斷了肺結核，你們就都要去做檢查了。」

討論的熱度，如同網咖內的溫度一樣，不斷增溫，那台吵得要命、從頭到尾都在「送風」的冷氣機，根本就是一台大型電風扇。Ray萬萬沒想到，離開手術室之後，會有這麼一天，在山上的網咖幫一群文學院背景的大學生，灌輸結核病的常識。看著他們在擁擠的空間裡，專注抄筆記、積極參與討論的神情，Ray在心中做了一個奇怪的結論：當年在醫學院上課時，拼命睡覺，都要怪教室冷氣太強、座位太舒服寬敞。

暫時不管今天到底是要來幫忙，還是來找碴的同學，繼續發問：「聽說這個病人現在被疾管局強制隔離就醫，在這同時，你要我們對村民宣導不要剝奪他的居住權，這不是很矛盾嗎？政府剝奪了人民的自由，又宣導別人不要這樣做？」

面對這樣尖銳的問題，Ray發現今天真的來對了，這讓自己也把為什麼做這些事好好思考一遍，沉默幾秒鐘之後，他回答：「我們強制治療他的目的，和對村民衛教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為了讓他可以好好回到社區居住，並且無傳染給別人的疑慮，對於無法配合的個案，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需要先強制隔離到他無感染力為止。總而言之，這一切努力，就是要讓人安心回家。」

最後的回家二字，成為這次溝通的致勝關鍵，學生們被說服，打從心底想要幫這個忙。

衛教大會那天的晚上，里民活動中心擠滿了人，學生們載歌載舞的暖場表演，讓經過附近聽到音樂的人，還以為是山歌比賽的總決賽，紛紛湧入中心，沒到現場，還真的不相信這村哪裡可以冒出來這麼多人？

學生們用原住民語演完了話劇，博得了滿堂彩，就在Ray要上台進入和村民溝通取消連署的事情之時，Ray的手機震動



話一說完，Ray馬上離開活動中心，離開的時候，那排警察還開心的向Ray揮揮手，Ray只有苦笑說：「你們顧的病人跑了！」

瞪大眼睛的Lily：「什麼，他們都在等你上台講話，你是疾管局的醫師耶！」

Ray：「你優秀的學生已經把我講的都講完了，你只要上台總結一下就可以了，在這村子裡，你的面子比我更大！我必須走了！」

Ray發現事態嚴重，靠近Lily的耳邊：「接下去，交給你，我得現在馬上趕去機場！」

「不會吧？強制就醫的個案，如果有吵鬧、破壞病房之虞者，不是都有警察守在病房門口嗎？」Ray自言自語地，往會場後面一看，找到了答案，那裡有一字排開的警察，正和大家一起快樂地一面唱，一面跳。

第六章

Ray的個性，除了具備做公共衛生的人，多少有的那麼點古道熱腸的俠氣，還多了一份嫉惡如仇的氣燄。為了伸張正義沉不住氣，曾讓他吃過不少虧：住院醫師的一年，因為醫師宿舍巷口老是有用舊機車佔車位當路霸，檢舉無用，他逕自買了大鎖，把那台機車給鎖起來，沒想到放路霸的人就是里長，里長動用社區安全守望系統的監視器，揪出Ray來，差點把他移送法辦，這件事情讓Ray對枉顧大眾權益、自私自利的人，更加深惡痛絕。

在趕往機場的路上，腦中閃過的，是過往幾個還具傳染力就堅持闖關搭機的肺結核個案，Ray想到這些不管同機旅客可能被傳染，只顧自己要旅行的人，頓時義憤填膺。

沒機會教訓之前的那些人，匆匆趕到機場的Ray，把對過去所有闖關搭機個案的怒火，一股腦兒往阿彬身上傾倒：醫生不是告訴你如果好好吃藥，一陣子就可以回家了？為什麼你要逃離醫院？現在還想跑出國？」

阿彬滿臉無辜，不了解這事情有什麼嚴重：「既然他們不



讓我住，我想要回家看看孩子們。」

Ray：「回家？你家在哪裡？」

阿彬：「我的家在迦納。」

Ray眼睛一亮：「迦納？那不是在非洲嗎？」

面對眼前的這位阿彬，既不配合吃藥、還試圖闖關出境、加上日前的村民抗議事件，強制就醫等事件，讓Ray這一陣子的假期通通泡湯，每天幾乎都在山裡奔走。

若以從前在醫院工作之時的標準，Ray早就把阿彬歸類為「奧客刁民」，說也奇怪，當一聽到這句「我想要回家看看孩子們」時，反而對這位爸爸產生一股尊敬之意。

把阿彬押回了醫院，原本想要再趕回村民大會的Ray，回想自己處理這個「阿彬案」，也好一陣子了，竟然連他的故事都沒有聽過，直到現在兩個人在隔離病房，隔著口罩面面相覷，才有機會好好坐下來聊。

Ray決定把這個人的故事從頭聽起，阿彬解釋道：「我老婆是迦納人，我們結婚後，生了一個兒子，把他們安頓在岳父的家，自己則長年在船上工作，一年只有靠岸時回家一次，平時我每個月寄一些美金回家給他們。」

「我懂了，你只是老家在部落，後來成家在西非了。可是，你想回家看老婆和小孩的話，為什麼不把病治好一點再回去呢？就算你不願搭同班飛機的旅客的權益，也該想到這樣回去非洲，家人有可能被你傳染。」

Ray又拿出醫院裡面，大醫師訓病人的習慣，阿彬面無表情的一言不發，Ray只好打破沉默：「你多久沒有回去迦納了？」

阿彬：「十年前因為我弟弟過世，我回來部落幫他處理後事，就一直沒有回去了。」

Ray咋舌：「十年？後事處理完，不就可以回去了嗎？」

阿彬低著頭，一五一十的把自己的往事說了一遍，話說十

年前，回到老家處理老弟後事時，阿彬準備了一筆錢，在自家土地上，蓋了間小屋子開冰果店，準備當小生意有所成之時，要把妻小從非洲接過來家鄉住。

離鄉背景多年的阿彬，雖然不算是衣錦還鄉，可是以他遠洋漁船的高薪，一回家就蓋房子、開店的，倒是吸引了許多部落女孩子的注意，在每天來來往往、主動上門的女孩中，阿彬開始和一位居心不良的女子有染。

阿彬回憶當時作生意的情形說：「現在回想起來，都怪自己太笨，把收銀機的鑰匙也交給她管，我的生意越來越好，可是錢越來越少，當我發現她把我的錢拿去吸毒的時候，事情已經太遲了，存了好幾年的錢，全部都被她拿光，現在也找不到人了。」

「當時村裡的人，都以為她就是冰果店的老闆娘，她拿我的錢跑了後，大家還以為是我家暴行為，她才跑的。弄到後來，整個村子都傳說我吸毒打老婆，我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

麼？」

心酸的往事不斷說下去，因為口罩遮掉了面部大半表情，讓人更自在地把心裡的話說出來。Ray知道，開放性肺結核的病患，不論說話或唱歌，都有可能讓細菌隨飛沫傳遞，但為了把握這個了解個案的機會，Ray不願就此打住，只好刻意退後到一公尺之外，還不時伸手摸摸鼻樑上N95口罩的鐵片，有無和臉型密合。

這一天以前，賴○彬這三個字對Ray來說，代表報表裡短的一行字：拒絕治療↓拒絕加入都治計畫↓多重抗藥性結核菌↓強制就醫↓村民連署抗議事件主角。今天，又加上後面這段：自隔離逕行逃逸↓機場闖關遭攔截的境管個案。記得出差的當天早上，看了個案資料的Ray，還對自己的任務下定義：「對抗公共衛生的敵人，處理國家的大麻煩。」

原來不到現場傾聽，還真的無法體會即使再麻煩的個案，也都有他的故事，和他的理由。



在隔離病房，腦海裡的想像力繪圖，把Ray拉到一萬公里之外，迦納首都阿卡港的落日餘暉之中，一個半黃半黑的混血兒，每天每天都到碼頭，連續十年，盼望爸爸回家。

Ray：「遠洋漁船，這真的是一個辛苦的工作，每次出海時間這麼久，很難顧家。」

聽到「顧家」這兩個字，阿彬倒是急著說話：「這些年來，我跑遠洋漁船，賺來的錢，幾乎全部寄回村子裡讓弟弟治病。」

聽到這句，Ray要替台灣最傲人的福利之一，全民健保說句話：「治病？不是有健保嗎？」

「我弟弟從一出生就生病了，醫生說好像叫做血什麼病的，那個時候我才唸國小，還沒有健保，看病都是要付現金的。」

「你說的是血友病吧！」Ray腦中的圖畫，現在變成左半

邊有一個需要不斷跑醫院輸凝血因子的小孩的畫面，右半邊是在西非碼頭的小孩。

繼續幫右半邊的小孩問：「這十年，你沒有打電話或寫信回去嗎？」

阿彬：「沒有，我不會寫英文，我家那邊也沒有地址電話。」

針對不知道怎麼寫自家地址這件事，阿彬補充：「我小學畢業就上船了，那個時代，我們村子裡的男孩幾乎都是這樣。」

不忍繼續問下去，Ray把話題暫時撇開：「對了，你當初怎麼被送來衛生室的，我記得有人把你丟來就跑走了。」

阿彬：「喔，水果店倒閉之後，我就在村裡的網咖打工，老闆看到我越來越瘦，一定有問題，要我去看病，我拒絕，那幾個月，除了食慾變差之外，也沒有其他任何不舒服，結果村

裡的人又開始傳說，我染了什麼不可告人的病。老闆看我已經瘦到剩下三十幾公斤，所以才硬是把我送到你那裡。」

「網咖？」聽到這裡，Ray的差點把自己的口罩扯下來，「你在哪間網咖工作？在裡面做什麼？」

阿彬不懂Ray為什麼這般激動：「我就是坐在櫃檯看店啊。我們的店名叫【快閃】。」

Ray閉起眼睛，想像昏暗的密閉空間、共通的空調系統、長時間的暴露，正好是肺結核菌傳播的危險環境，腦子的畫面這次呈現的，是Lilly和那群大學生的「總部」！

Ray：「【快閃】取得真貼切，就是那家有貼「阿妹」海報的那家嗎？」

阿彬：「我們有貼啦，可是村子裡的三家網咖都有貼啊。」

Ray：「是村子裡的人稱大學生網咖的那家嗎？」



阿彬一頭霧水：「不知道，我們裡面有很多年輕人常常來。」

為了確認是同一家，Ray繼續追問：「是一群會講部落話的大學生嗎？」

阿彬：「對，我有聽他們錄音的時候講，他們講那個腔調很好笑的。」

強忍住心中不安的Ray：「你知道除了外來的大學生，還有哪些人比較常來你們的店上網嗎？特別是你生病往前推三個月之間？」

搞不懂Ray為什麼要這麼激動，阿彬不解地說：「我哪記得那麼多，村子裡很多年輕人都喜歡來泡在我們店裡啊。而且那麼久以前的事了。」

Ray：「聽著，你的病可能傳給別人，特別是在那間網咖的環境，若是不徹底把你所密切接觸過的人找出來，作檢查，

有病的及早治療，避免他們傳播，就只好等著看村裡的人一個個發病！」

聽到這番話，讓阿彬心情更加沉重，Ray趕緊補充道：「這不是你的錯，因為沒有人會故意生病，況且說不定你是在網咖被別人傳染的呢。這樣的話，你更應該幫助我們把傳染源找出來，避免他繼續傳給別人。」阿彬點點頭覺得有道理，不過他真的記不得哪些人了。

在隔離病房外的警察，不時不安地探頭往病房裡看，有了上次病人落跑的經驗，這次即使有防疫醫師跟病人在裡面，好像也沒有讓他們比較安心。時間過得真快，一聊已經一小時過去了。Ray忽然想到最後還有一件事還沒提：「謝謝你答應幫助我們，我也答應幫你做一件事，就是幫你找你的家人。對了，你兒子的英文名字是什麼？」

阿彬：「我把他取名叫Jet Lai。」

Ray：「嗯，那邊的人，只要長得像東方人，又叫做

Jacky或Jet什麼來的，都很吃得開，我幫你想辦法，看可不可以聯絡上他，希望叫做Jet Lai的人不會太多！」

從隔離病房走出來，也已經半夜了，第一件事，就是打給Lilly，沒有心情問那個村民衛教大會進行的如何，Ray單刀直入：「Lilly，對不起，這麼晚打給你，想要請問你，你們的網路文化廣播站的計畫，執行的時候，學生們大約都在網咖待多久？」

Lilly：「從早到晚，至少十小時吧。」

Ray心裡一寒：「你可不可以要求你的學生，明天通通到衛生所作胸部X光檢查？還有，你們幫村子裡每戶人家作的，家庭功能評估量表和家系圖的檔案可否給我參考？」

Lilly：「X光？還有我們的研究檔案？你到底要做什麼？」

Ray：「你們【總部】櫃檯的先生，被診斷感染肺結核

了，你的學生都算是接觸者，除了他們，我還需要你的檔案，比對出哪些人常來這裡上網？一併約來作檢查。」

Lilly：「結核病？怎麼辦，那天學生們才問你在山上會不會被感染的？」

Ray無奈的說：「來山上接近大自然，和來到山上卻每天泡在網咖裡，得病機率，當然是不一樣的。」

Ray補充到：「對了，Lilly你也要記得照一張。」

Lilly：「不用了，我沒有向他們一樣整天關在網咖裡。」

Ray：「好吧，你自己多注意。」

當天回到網路上，Ray第一件事情是連結到他的Facebook，找阿彬的兒子，算一算他現在也二十歲了，如果他會用網路的話，也許可以在網路上找到他，Ray在西非的網域找到了一堆叫做Jet的人，Ray對每個可能是阿彬兒子的人都發了一封信，期待可以從世界的另一端那邊得到回音。



稍後，Ray在部落格裡寫下了這段話：

今日心得：每個困難的個案，都有屬於他的故事，他的理由。辦案的動力，來自了解他們的故事。

找人任務 1.：迦納的Jet Lai， 2.：村裡泡網咖的青年

意義： 1.：促成家庭團圓 2.：阻斷細菌傳播

難度： 1. ★★★★★ 2. ★★★★★

防疫小知識：

在有呼吸道傳染病疫情的時候，疾管局呼籲民眾減少出入公共場所的機會，特別應避免在密閉、擁擠、或是獨立空調的地方待過長的時間。並且應注意個人衛生、勤洗手以避免接觸傳染；如有出現發燒、咳嗽症狀請及早就醫，就醫後宜儘量在家休息，如有外出，則應戴上口罩。

第七章

週日的大清晨，Ray收到學生的電話：「Dr. Ray，我們的老師滑落山崖，小腿受傷，現在在醫院裡面。」

睡眼惺忪的Ray：「在哪个醫院？我現在趕過去！」

才趕到醫院，Lilly已經被推到電梯口，準備送入手術室，由於傷口很髒，需要開刀清創，並且打鋼釘復位固定。Ray衝上前，正好見到預備幫Lilly開刀的魏醫師在找病患家屬。

魏醫師：「請問這裡有Lilly小姐的家屬嗎？她的手術同意書需要親人的簽名。」

折騰了一夜，好不容易被送到醫院Lilly，在嗎啡類止痛藥的作用下，已經昏昏欲睡，沒有辦法自行簽署同意書。

焦急的社團同學們一字排開，等著Ray發言，好像已經把Ray當作老師的親人一樣。Ray趨前對魏醫師說：「病患在台灣沒有家人，那就由我代簽好了，我是她的朋友。」急著要開刀的魏醫師，抬起頭打量了Ray一眼，光是朋友，在這種情況

下代簽手術同意書恐怕不行。

當過臨床醫師，也面對過這種尷尬的情況的Ray：「我也是一名外科醫師……。是她很好的朋友。」昏睡中的Lily彷彿聽見這句話，原本緊握Ray的手，抓得更緊。

Ray把「現疾管局防疫醫師。」這句話吞了進去，因為他覺得這節骨眼，以外科同行的身分，比較可以讓Lily得到關照。魏醫師：「好，反正有人負責就好，你知道的。」

在手術室外面守候的學生充滿了焦慮，因為Lily是他們大學生涯裏面，少數可以談心、當朋友的老師。

學生們的心情非常複雜，因老師原本不需要在這個時間出現在上山，卻為了工作站不同小組的同學起了爭執，才特地上來部落，盼可以協助調解。求好心切的老師，拿著領到的機車駕照上山，不巧遇上這幾天山區的大雨，才會人車一起滑落山崖。

家屬等候區中，Lily老師的「手術中」燈號才亮起幾分鐘，魏醫師又匆匆地走了出來，很不安地要找家屬。Ray馬上趨前問道：「魏醫師，請問有什麼事情嗎？」

魏醫師：「您是病人的家人？」才剛剛講過，馬上就忘記的魏醫師也許真的是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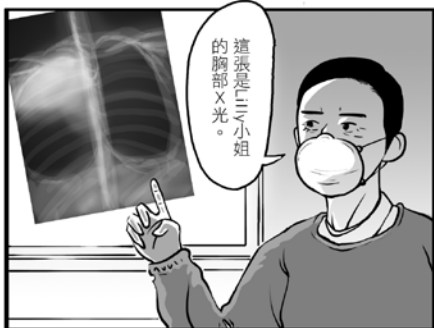
Ray乾脆說：「沒錯，我是她家人，病人怎麼了？不是才剛剛開始麻醉嗎？」

魏醫師好像想起來一半：「對！對！我記得你也是醫師？」

「您可以叫我Dr. Ray，我是疾管局的防疫醫師。」這一次Ray覺得有必要把現在的身分講清楚。

「疾管局！？太好了！Dr. Ray，麻煩您進來手術室，我要給您看一下病患的X光片。」

迅速地換上手術衣、頭套、口罩，這個過去十幾年，每天都要做的動作，現在變得既熟悉又遙遠。Ray萬萬沒有想到，



竟然也有這麼一天，要用病患家屬的名義，穿上這些東西步入手術室，原來當家屬的感覺是這般的無助。

「這張是Tina小姐的胸部X光。」骨科醫師講到胸部X光，聲音有點生澀，畢竟平常他賴以維生的診斷工具，不是用在這個部位。

「這真的是她的X光?!」Ray的第一個反應，不是解讀那張胸腔X光，而是拼命找印在X光底片兩旁，病人的身分資料。因為很明顯的那張X光，右上側肺也幾乎全部白掉，裡面還有鈣化的部份。大概任何一個有點醫療背景的人，看到這張X光，都會第一個想到：「高度疑似肺結核。」

Ray除了醫師，還多了一重身份：在手術同意書的家屬欄簽字的人，因此也多想了一步：「這真的是Tina的X光嗎？」他又問了一次，簡直不敢相信。

透過口罩看魏醫師，只見他眉頭深鎖：「沒錯，我們確認過了。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她真的是肺結核病患，而且又剛好

知道從何說起，只能說：「醫師可能需要延後老師接受手術的時間。」，攤坐在家屬等候區的 Ray，知道這樣的回答，對關

人，他只希望手術可以趕快順利進行。

從手術室裡出來，面對所有同學焦慮的神情，Ray 實在不知道從何說起，只能說：「醫師可能需要延後老師接受手術的時間。」，攤坐在家屬等候區的 Ray，知道這樣的回答，對關

人，他只希望手術可以趕快順利進行。

從手術室裡出來，面對所有同學焦慮的神情，Ray 實在不知道從何說起，只能說：「醫師可能需要延後老師接受手術的時間。」，攤坐在家屬等候區的 Ray，知道這樣的回答，對關

人，他只希望手術可以趕快順利進行。

從手術室裡出來，面對所有同學焦慮的神情，Ray 實在不知道從何說起，只能說：「醫師可能需要延後老師接受手術的時間。」，攤坐在家屬等候區的 Ray，知道這樣的回答，對關

是開放性肺結核的話，在沒有防護的情形下，可能會感染其他的病人，還有醫療人員。」

Ray：「好，那麼我建議這麼做，首先，請把她的手術排程改為最後一台刀，待其他病人都開完之後，才送進來。第二，我們得把這間手術室的氣壓調節，調整到比周圍的房間低，建立一個相對負壓的空間。」

Ray 繼續補充：「對了，手術中，所有的人員都要配戴 N95 口罩。」

說完了這些，覺得自己的角色有點錯亂，身為防疫醫師，

Ray 需要就院內感染的措施作高規格的建議，來保護所有的人，特別是曝露在高風險的醫療人員；而身為病人最親近的人，他只希望手術可以趕快順利進行。



心老師病情的同學來說，實在簡短到無法接受，但眼看這些同學，才因為那個阿彬去接受X光檢查，並且被告知大家的結果皆為陰性，現在，馬上又快要從他們朝夕相處的老師身上，診斷出肺結核，加上現在包括自己，都需要去做接觸者檢查，想到這裡，就頭疼的說不出話來。

防疫小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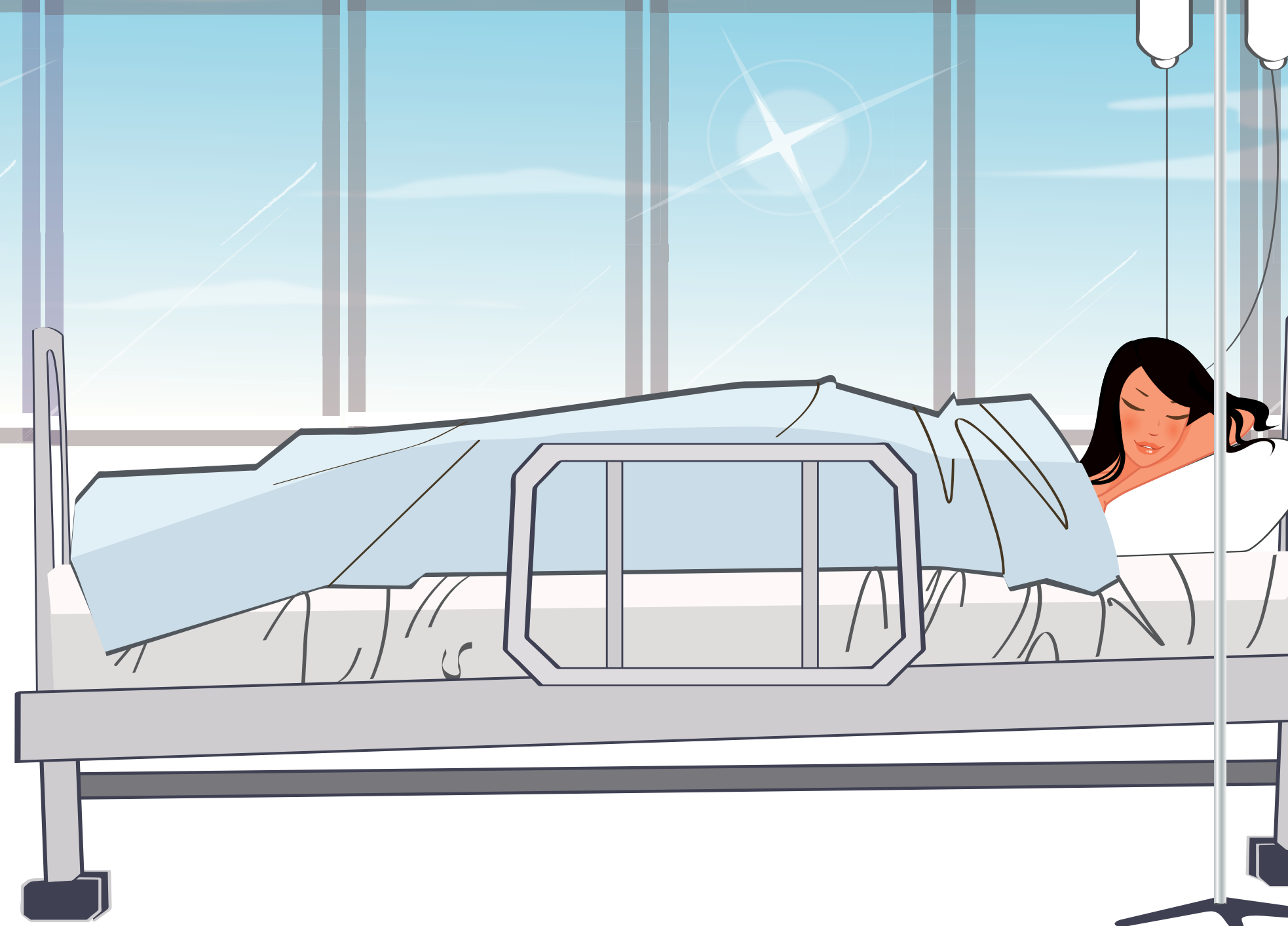
疾管局提醒民眾，連續咳嗽三週以上務必到醫院做胸部X光或驗痰，才能儘早診斷出結核病，避免延誤治療，或造成更大的傳染。

看來整個疫情沒有想像的單純。Ray望著家屬等候區的書報架，發現有許多不同宗教的經典和雜誌，心想：「奇怪，以前在醫院工作這麼多年，從來沒有注意到有這些東西？」Ray低頭默默的開始祈禱。

「天啊，虧我還常常告訴別人『咳嗽三週快驗痰』，這種及早診斷肺結核的不二法門，我怎麼會這麼不小心？想想，Lily也咳了快兩個月了……。」Ray回想跟Lily相處的點滴，很後悔自己投入公共衛生，卻疏於留意身邊的人的健康。

其實Lily生病，早有蛛絲馬跡可循，記得第一次見面，在這個部落，注意到她咳嗽，還當作是因為山上晝夜溫差大；第二次發現她咳嗽，還開玩笑地，以為是被那個H1N1確診傳染。只不過現在想這些，都是事後諸葛了。

暫時被送回急診室負壓隔離病房，等候開刀的Lily，因為止痛藥的效力過去，漸漸醒了過來，腳上的傷讓她痛得落下眼淚。



Lilly：「Ray，我怎麼會在這裡，手術結束了嗎？我的腳好痛喔。」

Ray：「你先不要動，我請護士來幫你加止痛藥。」Ray指示護士要施打的劑量，忘記自己是家屬的身分。

雖然Lilly不是醫療人員，可是在泰緬邊境的難民營當過義工的她，照顧過的肺結核病患也不在少數。因此決定一五一十地把實情告訴她。

「這是一個祖先來的咒詛嗎？我的母親因為感染肺結核，被我生父趕出家門，後來病死，現在，輪到我了嗎？」

Lilly甫聽到自己生病的消息，所表現的激動程度，遠超過Ray的預期。

Ray：「不是的，你千萬不要認為這是你的錯、祖宗的錯，或者是神明的處罰，它不過是一種細菌造成的傳染病罷了，如果家中有人相繼發病，我們只能說在你的家中，可能有

互相傳染的群聚現象而已，不要把它想得這麼沉重，更何況，它是一個可以治療的疾病。」

Ray又想到口試的時候，讓他被扣了不少分的「只有抗生素才是真正的藥」的自創理論，在當下，他把它修飾為：「如果你得的是高血壓、糖尿病，你就算吃一輩子的藥，也不會好，得了肺結核，好好按時吃藥六個月，大部分的人都有機會根治。」

「對了，你從來沒有告訴過我，關於你家人的事。」Ray發現自己問這個問題，與平時在做個案接觸者追蹤時，感覺完全不同，他真的很關心Lilly的家人現在的情況。

Lilly：「我的父親是當年滇緬遠征軍的退伍老兵，沒有國籍的他，在泰緬邊境的村子裡，開小雜貨店做生意，生活過得還不錯，娶了一位緬甸克倫族的女子為妻，她就是我的媽媽。一心只想傳宗接代的他，等了一年、兩年，沒有等到孩子。當他發現我的母親得了肺結核，認為得子無望，把她趕走，沒有

想到，當她被趕回村子的時候，肚子裡面已經懷了我。」

Ray：「那個時代的第三世界，婦女不孕症中，因結核菌侵犯輸卵管造成的，的確佔了一定的比率。然而以現代的醫療，因肺結核感染而造成不孕的機會簡直微乎其微。」除了把相關知識拿出來說說，也不知道該接什麼話，以為自己很會安慰人的Ray，開始覺得自己很笨拙，想到過去還因為Lily沒好好交代身世，就懷疑人家是間諜，就更加慚愧。

Lily接著說：「我和媽媽還有外婆一起在緬甸的村子裡生活，五歲那年，村子被軍隊攻佔，媽媽帶著我逃到邊境的時候，我走丟了。」

「你沒有試著回去嗎？」Ray直覺地想，五歲大的孩子，應該可以認路了。

Lily：「我們不能回去，因為村子已經被燒掉了，而且村子外圍的路上，都被放置地雷。在逃亡的過程中，我的臉部受到嚴重灼傷。一個國際人道救援組織幫助我，到美國接受植皮

手術，所以現在你看到的我，是整容後的結果。在整型醫院治療的期間，一對來自加拿大的華人夫婦領養了我，讓我在溫哥華長大，打從大學一年級開始，每年暑假我都到泰國邊境，在專門照顧難民的診所當志工，希望可以打聽到媽媽或爸爸的消息，大二那年，我在診所的檔案資料裡，看到我母親的名字，她在我到診所的兩年前，病逝在診所的病房。」

「她死於肺結核。」Lily緩緩的補充後面這一句。

「我可以怎樣幫你？」Ray真心的想知道，除了聆聽之外，他還可以做什麼，來表達他的不捨和心疼。

「前幾天，我接到診所負責人寄來的信，他們告訴我，有人幫我打聽到父親的消息，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勇氣去找他。」

「你想要回緬甸找爸爸？我可以陪你走一趟。」Ray知道自己應該讓Lily多休息，特別在這段等開刀的時間，不過簡短了聽了她的故事，他發覺自己比過去更想要好好認識眼前這

個人。

姍姍來遲的護士，這個時候把藥打上，沒有三分鐘，Lilly又睡了，讓Ray沒機會把話講完。

防疫小知識：

雖然我國結核病通報病例中，六十五歲以上的個案占大多數，但沒有任何種族、年齡層、區域的人可以完全免受此疾病的威脅。從近年發生的幾起醫院內、高中、大專院校內的群聚事件，就可以知道。





第八章

透過 Lily 老師的家庭訪視資料的比對，打了數不清的電話和開著車子在山裡東奔西跑，Ray 另外找出十三個村子裡常去那間「快閃」網咖的年輕人，每個人都完成了結核病接觸者檢查，其中沒有人胸腔 X 光有異狀，因為指標個案阿彬是多重抗藥性，因此所有人需要半年之後再次接受檢查，至於阿彬從哪裡得到肺結核，仍然是個謎。

這個時候，從 Lily 的痰液裡面，培養出來的菌株，所做比對的結果也出來了，她所感染的菌株，和村子所流行的不同，證明她不是在山上的感染。至於她是不是小時候被媽媽傳染，到現在才發病，則無法得知。這個結果，至少讓老師放心了不少，因為她不希望自己的學生，把山地鄉貼上標籤，視之為傳染結核病的溫床。

透過網路，Ray 找到了阿彬的兒子，他發現，在阿彬不在的這十年，他兒子每天都會站在他最後一次出海的碼頭望海，最後乾脆找到一家靠近海岸的網咖上班。當 Ray 把這個消息告訴阿彬，他忽然變得非常的配合治療，體重也漸漸的增加，從本來的三十多公斤，變成五十二公斤。

阿彬對 Ray 說：「我現在五十多歲了，雖然過去賺過很多錢，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只有一個願望，就是趕快好起來，可以去工作，存一點養家的錢，飛回去迦納。」阿彬接著說：「我很謝謝國家照顧我，讓我還有一個希望的機會，可是，加入「都治」計畫，每天八十元的營養補助費，可不可再加多一點？本來靠這個錢可以撐一天，現在醫師的藥實在太厲害，食

防疫小知識：

想當背包客，去一般旅行社不會出團的地方走走，又不知道該做哪些預防？帶什麼藥、打什麼針？旅行回來，有不舒服的症狀，也不知道該找哪一科醫師追蹤？疾管局除了與台大醫部合作成立旅遊醫學教育發展中心暨旅遊門診之外，與全省十一家合約醫院合作進行國際預防接種及諮詢等業務，希望可以促進旅遊醫學服務的可近性。

慾變好，體重也變重了，這個錢不夠我吃一天了。」

看著阿彬空無一物的家，和放在地上的半顆高麗菜，Ray知道那個營養補助費，只是給願意加入都治計畫病患的一點鼓勵，和食品的補充，沒有想到，有人光靠著這個錢在渡三餐。對於補助費的額度，Ray也無能為力，只好答道：「你趕快好好的把病養好，就可以回去網咖上班，賺錢養活自己，到時候我教你用網路和你兒子聊天。」阿彬聽了很高興：「好，好，醫師真謝謝你，等我好了，我要請你喝酒！」Ray：「不行，你把錢存著，回去迦納好好疼疼你的妻小吧！回去以前記得來台大的旅遊醫學門診找我打針！」

搞定了最困難的個案，還不能掉以輕心，Ray至少得在電腦系統上繼續監視幾個月，確定這村子和鄰近的區域沒有新的肺結核個案被通報。

經過了這些事情，Ray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空檔，可以陪Lily去醫院，把之前骨折手術打入的鋼釘拔除。

在車上，Lily不發一語。經過了這麼多事，越來越了解Lily的Ray打破沉默說：「你不敢去緬甸，因為你怕見到你生父對不對？」

才一開口，就眼眶濕潤的Lily：「其實我一直都知道他住的村子，就是我媽媽和他生活一起生活過的地方，我猜，他從來也沒有搬離過，這幾年來，好幾次我把車子開到村口，又掉頭回來，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是恨他還是愛他。」

在醫院的停車場，車停妥，但兩個人都沒有下車，Ray盯著Lily的雙眸說：「你知道我的右眼已經看不見了嗎？」Lily表情又驚訝又疑惑，輕輕地搖頭，不知道Ray為什麼把話題接到這裡。

Ray繼續說：「很多很糟糕的事情，可能沒有你想像的糟，第一型糖尿病讓我看不見手上的手術針線、病人肝臟上的血管，卻讓我因此到很多東西。舉例來說，第一次在山上遇見你的那天，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見到銀河。」

Ray 見到 Lilly 的情緒暫時緩和下來，就接著下去：「一位普立茲文學獎得主 Tracy Kiderer，曾經伴隨為窮人的醫療權到處奔走的法默醫師(Dr. Paul Farmer)到他服務的地方，把所記錄的事出版成書，書中有一段紀錄到，他伴隨法默醫師跋山涉水，去看一位海地的肺結核病人有沒有按時服藥的途中，發生的事：

【法默一面凝眸遠眺，一面說：「要了解俄羅斯，要了解古巴、多明尼加共和國、波士頓、政治認同、斯里蘭卡和口哨糖，你就得站在這座山坡的頂端。」……

我大致了解他的意思。從這個視野看到被淹沒的耕地、看到水壩使他的病人成為窮人中的窮人，這個視野無異是他看世界的鏡頭。透過這個鏡頭，可以看到全球多如恆河沙數的窮人，以及和他們悲慘遭遇有關的許許多多原因。」；摘自該書中文譯本第11頁「愛無國界」，天下文化出版。

你知道，沒得這個糖尿病，也許我可以繼續看得見針尖，察覺手術視野裡微小的出血點，但我可能無法擁有法默醫師看世界的眼界。」

Ray 把阿彬的故事，說一遍給 Lilly 聽，接著說：「這是處理阿彬的事情之時，我在部落格上記下的心得：「每個困難的個案，都有屬於他的故事，他的理由。」，這次，如果我沒有來到山上，看看阿彬的家，站在那半顆高麗菜，也是他整個家中唯一的財產面前，我不會懂這個，對我來說，那個廢棄的冰果店，就是想要了解像阿彬這樣的個案，所需站立的山坡頂端。」

Ray 接著繼續說：「我鼓勵你回去那個村子，在那裡，就算你沒有找到你生父，但你可以找到法默醫師所講，那個山坡的頂端，心靈視野的至高點，戴上當年你父親看世界所用的眼鏡，了解他的想法、他的無奈和他的極限，也許，你會更知道母親為什麼生病，甚至揣摩得知，當年他把你母親趕走的心情，也許你會為了上天給了你，曾經嘗試盡了力的父親，心存感謝，最終，獲得最多的是你，因為你可以從你的痛苦中得到

醫治，解決你對他又愛又恨的矛盾。聽阿彬的事、你的事，我把今天想要寫在部落格裡的心得，先跟你分享：【每個缺席的爸爸，都有屬於他的故事，他的理由，So, forgive, give thanks and let your own journey go on!】】

Ray的聲音轉為虛弱，仔細聽可以知道他微微地在發抖：「還有，如果不是因為我右眼瞎了，我也沒有機會見到妳。」

這個時候，Ray的手機傳來簡訊：「第一分局通報：暑期寵物店打工大學生不明原因死亡，請求衛生事件調查班防疫醫師協助調查。」在Ray的小車前座，顯得有點擁擠的空間，Ray拉起Lilly的手說：「我得走了，but, can I share my life journey with you?」

假裝聽不懂Ray的表白的Lilly撥撥長髮，破涕為笑回答：「你是說幫忙翻譯、開村民衛教大會、協助找人，比對村裡網咖使用者之類的事情嗎？」

全文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追疾線索 = Chasing down clues /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2009.12
面 ; 公分. -- (疫Q 衛教系列 ; 006)
ISBN 978-986-02-1753-7 (精裝)
1. 結核病 2. 結核病防治 3. 通俗作品
415.2773 98024058

疫Q衛教系列006

追疾線索 Chasing Down Clues

編者: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主筆: 連加恩

插畫: 劉中平

編輯群: 王宗曦、何麗莉、周雅萍、陳秋美

出版機關: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地址: 台北市林森南路6號

電話: (02)2395-9825

網址: www.cdc.gov.tw

印刷廠: 白紗科技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中和廠

地址: 23556台北縣中和市永和路341巷12號

電話: 02-66370168(代表號)

出版年月: 2009年12月

版次: 初版

定價: 新台幣250元

展售處

台北	國家書店 松山門市 誠品信義旗艦店 三民書局	台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1號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02) 25 18-0207 (02) 8789-3388 (02) 2361-7511
台中	五南文化臺中總店 五南文化沙鹿店 五南文化逢甲店 五南文化嶺東書坊	台中市中山路2號 台中縣沙鹿鎮中正街77號 台中市逢甲路218號 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1號	(04) 2226-0330 (04) 2663-1635 (04) 2705-5800 (04) 2385-3672
高雄	五南文化高雄一店 五南文化復興店	高雄市中山一路290號 高雄市復興一路42號	(07) 235-1960 (07) 226-5968
屏東	五南文化屏東店	屏東市民族路104號2樓	(07) 226-5968
網路書店	國家書坊網路書店 誠品網路書店 博客來網路書店	網址: http://www.govbooks.com.tw/ 網址: http://www.eslitebooks.com 網址: http://www.books.com.tw	

GPN : 1009804192

ISBN : 978-986-02-1753-7 (精裝)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欲利用內容者，需徵求本局同意或書面授權

「這真的是她的X光?!」

Ray的第一個反應，不是解讀那張胸腔X光，
而是拼命找印在X光底片兩旁，病人的身分資料。

因為很明顯的那張X光，右上側肺野幾乎全部白掉，裡面還有鈣化的部份。

大概任何一個有點醫療背景的人，看到這張X光，都會第一個想到……

「高度疑似肺結核。」



防疫視同作戰 團結專精實幹
網址：<http://www.cdc.gov.tw>
民眾疫情通報及諮詢專線 1922

ISBN 978-986-021-753-7



定價：新台幣250元

GPN：1009804192